DS
735
A2Y86
1771a
v.22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e 420/62
ASIAN COLLECTION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三

南北朝

辛亥梁中大通三年。魏節閔帝恭普泰元年。廢帝朗中興元年。春二月。魏爾朱世隆廢其主曄而立廣陵王恭。廣陵王羽之子。是爲節閔帝。

初魏廣陵王恭以元乂擅權。託稱瘖疾。居于龍華佛寺。無所交通。至是。爾朱世隆兄弟以魏主曄疏遠無人望密謀更立近親。郎中薛孝通字士達。汾陰人。總之子。說爾朱天光曰。廣陵高祖猶子。夙有令望。沈晦不言。多歷年所若奉以爲主。天人允協矣。天光使爾朱彥伯榮從弟。潛往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喜。乃廢曄而立之。邢邵字子才。巒族弟。爲赦文。敘敬宗西魏太昌中。追謚子攸爲孝莊帝。廟號敬宗。枉殺爾朱

邢邵叙敬宗枉殺爾朱榮所謂六經掃地平日博聞强記文出爲之紙貴者正虚車之飾耳

榮之狀。魏主曰。永安手翦强臣。非爲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因取筆自作赦文。魏主閉戶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爲明主。

魏河北大使高乾起兵信都。以冀州迎高歡。

初。爾朱榮以高敖曹即高昂以字行。後入洛。敖曹爲榮所執。事具前。敖曹兄乾亦自東冀州乾父翼前聚衆河濟間。魏置東冀州。以翼爲刺史。馳至。及榮死。魏敬宗以乾爲河北大使。敖曹爲直閤將軍。使歸集鄉里爲形援。敬宗親送之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倘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敖曹援劍起舞。誓以必死。俄而敬宗遇害。劉靈助反于幽州。靈助推筭。知爾朱氏將衰。乃起兵聲言爲敬宗復讐。幽瀛滄冀之民多從之。乃是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鷂至冀州。託言調發民馬。欲收乾兄

弟乾等知之。乃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字祖裔。回之子。）等襲信都。殺白鷂。奉隆之行州事。爲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殷州刺史爾朱羽生襲之。爲敖曹所敗。（敖曹馬矟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高歡屯壺關。聲言討信都。衆懼。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弒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諸君勿懼。乃潛謁歡于滏口。（注見前。）說之曰。爾朱酷逆。痛結神人。凡曰有知。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彊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冀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悅。與同帳寢。已歡東出趙郡

李元忠靈之復勸歡就乾。元忠先為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爾朱兆弒敬宗。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歡已皃乾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迎歡。歡未即見。元忠下車獨酌。謂門者曰。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公猶事爾朱耶。歡曰。富貴皆彼所致。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與語。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元忠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為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當弭服矣。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

於是歡帥衆至信都。隆之乾納之。

時敖曹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為婦人。遺以布裙。歡使子澄。字子惠。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來。初乾之舉兵也。仍受劉靈助節度。靈助自占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已而魏都督侯淵討靈助。斬之。函首入定州。果如其期。

魏封其故主曄為東海王。

高歡在魏已成尾大之勢然亦時君有以致之使然耳徵之不至逆跡已彰復授以重寄雖出于無可奈何而歡因此益無忌憚賀拔岳宇文泰等從而效尤魏于是魚爛而不可救藥矣

魏以爾朱世隆爲太保。

時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并汾。仲遠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競爲貪暴。而仲遠爲尤甚。所部富室。多誣以謀反。沒其婦女財物。而投其男子于河。人畏之如豺虎。由是四方皆惡爾朱氏。而憚其彊。莫敢違也。

魏以高歡爲渤海王。

魏賜高歡爵渤海王。徵之不至。乃以爲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

夏。四月。梁太子統卒。諡昭明。

統自加元服。梁主使省錄朝政。辨析詐謬。秋毫必睹。但令改正。不加案劾。斷獄多所全宥。寬和容衆。喜慍不形

儀貳地易嫌疑厭禱跡涉巫蠱昭明讀書好古奈何不以戾太子事爲鑒雖云小人搆釁然亦有以自取之矣

于邑。好讀書屬文。引接才俊。不畜聲樂。每霖雨積雪。遣左右周行閭巷。視貧者賑之。天性孝謹。在東宮。坐起恒西向。母丁貴嬪卒。水漿不入口。腰帶十圍。減削過半。及寢疾。恐貽梁主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及卒。朝野惋愕。

五月。梁立子綱（即簡文帝。）爲太子。六月封孫歡（字孟孫。）爲豫章王。譽（字重孫。）爲河東王。詧（即後梁宣帝。故太子統子。）皆爲岳陽王。

梁昭明太子既卒。其長子華容公歡。梁主欲立爲嗣。以銜太子舊事。猶豫久之。竟不立。（初。昭明太子葬母丁貴嬪。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爲蠟鵝及諸物。埋于墓側。宮監鮑邈之有寵于太子。晚而見疏。乃密啟梁主云。太子有厭禱。梁主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慙憤。及卒。不能自明。）已而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爲太子。朝野多以爲不順。侍郎

昭明既不享年以次立賢子理未爲不順而朝野喧嘩屬意統子宏正奏記簡文執魚臧已事爲例徒高遜讓之名而不顧禰祖之紊正義庸有當乎即如洪武因劉三吾一言令太孫主器以致諸王不遜禍釀燕藩迂儒誤人家國大率如此梁武且以人言不息封統子以慰衆心是誠何爲者耶

周宏正字思行。捨弟之子。嘗爲綱主簿。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願殿下抗目夷宋子魚。事具前。之義。執子臧曹子臧。亦見前。之節。綱不能從。綱以徐摛爲家令。兼管記。摛文體輕麗。春坊學之。時人謂之宮體。梁主聞之。怒。召摛。欲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意更釋然。因問經史及釋教。摛商較縱橫。梁主深歎異之。寵遇日隆。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漸來見逼。須早爲之所。遂乘間白梁主曰。摛老。愛泉石。意在一郡。梁主謂摛眞欲之。乃曰。新安大好山水。遂出爲郡。徐摛字士秀。東海人。新安注見前。尋梁主以人言不息。封歡譽詧等皆大郡。以慰其心。

魏冀州刺史高歡起兵討爾朱氏。

高歡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兵侵掠。百姓歸心。將起兵討爾朱氏。斛律金斛律。本敕勒部。因以爲氏。金字阿六敦。朔州人。庫狄干。庫狄氏。段西磾之後。避難改姓干。善無人。與婁昭。字菩薩。平城人。歡妻弟。段榮。皆勸成之。歡

乃詐爲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鎭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憂懼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卽稽胡劉淵五部之苗裔）乃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别衆號慟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爲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然當推一人爲主誰可者衆推歡歡曰爾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無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爲天下笑衆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起兵信都然猶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

高乾救之。乾輕騎入見爾朱羽生、因斬之。持首詣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抗表罪狀爾朱氏、

冬。十一月。魏高歡立渤海太守元朗。章武王融之子。是爲廢帝。自爲丞相。敗爾朱兆等軍于廣阿。注見前。

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不以爲慮。獨世隆憂之。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衆將沮散。歡乃立渤海太守元朗爲帝。朗以歡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高乾爲侍中司空。封拜有差。爾朱仲遠軍陽平。兆軍廣阿。歡用竇泰計。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

得衆人之死得天下之心段韶二語可謂達于事理高歡惟以衆寡論强弱不復知順逆大經者由其素志與爾朱相似故自生猜嫌耳

不進。仲遠等屢使人往諭兆。兆執之。仲遠等懼。引兵南遁。歡遂進戰。大破兆軍。先是。歡欲與兆戰。而畏其衆彊。以問段韶。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弒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彊之有。歡曰。恐無天命。不能濟耳。韶曰。爾朱暴亂。人心已去矣。天意安有不從者哉。已而歡果破兆。遂進攻鄴。段韶字孝先。榮之子。

魏南兗州魏置。治譙城。譙城注見前。人執刺史劉世明字伯楚。芳族子。以降于梁。梁遣歸魏。

魏南兗州民劫刺史舉州降梁。梁以世明爲征西大將軍。不受。固請北歸。比至洛陽。奉送所持節。歸鄉里。不仕而卒。

壬子梁中大通四年。魏普泰二年。中興二年。孝武帝修永熙元年。春正月。梁封西豐侯正

德爲臨賀王

正德自結于朱异。异言正德失職。故王之。

魏高歡克相州。以楊愔字遵彥津之子爲行臺右丞。

初。魏敬宗之誅爾朱榮也。楊侃預其謀。及爾朱兆入洛。侃逃歸華陰。爾朱天光誘而殺之。爾朱世隆復誣奏楊氏謀反。盡滅其族。楊氏家世孝友緦服同爨男女百口人無間言及是族無少長皆被殺。唯津子愔適出在外。獲免。往見高歡。泣訴家禍。因爲言討爾朱氏之策。歡甚重之。以爲行臺郎中。至是歡攻克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歡爲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入地。遂拔之。以愔爲行臺右丞。時軍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于愔及諮議參軍崔㥄。字長孺。逞之五世孫。

智廻衆効不敢能了其識貌法如邵陵不復知有君父而武帝暫免旋復溺愛失義厥後臺城既陷搆禍相尋其圖上逸行所謂由來漸矣

二月。梁邵陵王綸。字世調。梁主第六子。有罪。免爲庶人。既而復之。綸爲揚州刺史。市物不給其直。市皆閉邸。少府丞何智通啓聞。綸被責還第。遣人刺殺智通。事覺。免爲庶人。鎖之三旬。既而復之。

三月。魏主朗入居于鄴。高歡自爲太師。劉友益曰。書魏主成朗之爲君也。成朗之爲君。將以正罪歡也。

閏月。魏爾朱天光等會兵攻鄴。高歡擊破之。爾朱世隆卑辭諭兆。使之赴洛。又請魏主恭納其女爲后。兆乃悅。并與天光、度律。復相親睦。將軍斛斯椿斛斯代北複姓。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欲圖爾朱氏。因說世隆追天光等。共討高歡。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皆怨毒爾朱。而吾等爲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去

之不盡。必爲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見世隆。以共討高歡說之。于是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于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注見前。而軍。高歡出頓紫陌。在今彰德府。臨漳縣西。水經注。石趙建武中。造紫陌浮橋于漳水上。即此。高敖曹以其部曲從。敖曹所將皆漢兵。歡恐不足集事。欲割鮮卑千人雜之。敖曹曰。所將練習已久。前後格鬭。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不願更配也。時歡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萬。乃于韓陵山名。在彰德府安陽縣東北。爲圓陣。連牛驢塞歸道。以示必死。兆望見歡責以叛已。歡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殺天柱。我報讎耳。歡曰。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遂戰。歡將中軍。敖曹將左。歡弟岳將右。歡戰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騎橫擊之。高岳字洪略。歡從父弟。兆等大敗。

賀拔勝于陣降歡。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遂還晉陽。仲遠奔東郡。度律天光走洛陽。

夏。四月。魏將軍斛斯椿執爾朱天光度律送鄴。世隆伏誅。仲遠奔梁。

斛斯椿謂賈顯度顯智曰。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于是人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出走。擒之送高歡。又使顯智襲執世隆。斬之。魏主恭使中書舍人盧辯辯字景宣同之兄子。勞歡。歡使見魏主朗。辯抗辭不從。歡不能奪。侯景降于歡。仲遠奔梁。仲遠兄彥伯與世隆同皆俱斬。世隆弟弼為其帳下馮紹隆所殺。天光弟顯壽鎮長安。秦州刺史賀拔岳襲殺之。天光度律。高歡自鄴。送于洛陽。斬首都市。仲遠後死于江南

高歡入洛陽廢其主恭及朗而立平陽王修廣平王懷之子是爲孝武帝。自爲大丞相

魏主朗至邙山，高歡以爲疎遠，使魏蘭根覘魏主恭之爲人，欲復奉之。蘭根以恭神采高明，恐後難制，勸歡廢之。歡集百官問所宜立，莫有應者。太僕綦儁魏西方其連氏後改綦氏。儁字劌顯，本代人，後居洛陽。考通鑑綦作綦毋，今依魏書北史。稱恭賢明，宜主社稷。歡將從之。崔㥄作色曰：廣陵既爲逆胡所立，何得爲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歡遂幽恭于崇訓寺。歡在洛陽，斛斯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耳。若不先制人，將爲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人有功而害之，不祥。椿乃止。時諸王多逃匿，平陽王修匿于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從修所親王思政太原祁人見修。修曰：

爾朱道惡貫盈不可更僕數魏收所謂谿壑羣狐貪人敗類正未足盡其罪狀李延壽謂收得爾朱氏金

賣我耶。思政曰。不也。曰。敢保之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報歡。歡乃迎修。爲朗作詔策而禪位焉。修即位。用代都舊制。以黑氊蒙七人。歡居其一。修於氊上。西向拜天畢。入御殿。修以歡爲大丞相。天柱大將軍。歡以司馬子如爲行臺尚書。參知軍國。歡欲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欲入朝。行臺右丞。薛孝通曰。歡方內撫羣雄。外抗勁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公以華山爲城。黃河爲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受制於人。岳曰。君言是也。乃不就徵。

五月。魏封其故主朗爲安定王。

魏主修弒其故主恭。後西魏追謚爲節閔。

恭有德望。魏主酖之于門下外省。葬用殊禮。

秋。七月。魏高歡討爾朱兆。走之。遂據晉陽。

高歡擊爾朱兆軍于武鄉。注見前。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

作佳傳事雖莫須有然千古同其所好而為之抑揚其辭者正復不少

歡之跋扈已有形迹然魏之君臣未能討操刀之割而發事不密早釁端此與明建文定策方黃皆所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

并州平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兆至秀容。分守險隘。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明年正月歡乘其歲首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兆驚走。泰追破之。兆縊死山中。慕容紹宗降。歡厚待之。

冬十一月魏主修弒安定王朗東海王曄。十二月復殺汝南王悅

先是高歡既誅爾朱氏以高祖不可無後召汝南王悅于梁至將立之宿昔而止。魏主以悅為大司馬。至是魏主以悅屬近地尊遂殺之。

癸丑梁中大通五年。魏永熙二年。春正月魏以賀拔勝為荊州刺史

魏侍中斛斯椿與南陽王寶炬京兆王愉之子。即西魏文帝。將軍元毗字休弼。常山王遵之元孫。王思政密勸魏主圖高歡增置都督部

也

由各數百員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出其弟勝爲荊州刺史欲以敵歡歡不悅初侍中司空高乾遭父喪解侍中魏主旣貳于歡冀乾爲已用常與共立盟約乾不之知對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貳及是乾謂所親曰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羣小數遣人往來關中又令賀拔兄弟相近禍難將作必及于我乃密啟歡歡召乾詣并州乾因勸歡受魏禪歡掩其口曰勿妄言遂屢表乾使復爲侍中魏主不許乾知變將起求爲徐州從之

二月阿至羅高車別種復附于魏

魏正光以前阿至羅嘗稱藩內附自中原多事遂叛高歡遣使招納阿至羅復降先是魏主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歡大行臺隨機處分歡賚之粟帛議者以爲徒費無益歡不從及經略河西大收其用

部人殺其長吏天下所當共誅豈可以鄰國而乖公義或因其納地歸降從而撫綏足矣即以其官官之獎[illegible]賞亂不可為訓

魏徐州刺史高乾伏誅。大都督高敖曹奔晉陽。

乾將之徐州。魏主聞其泄漏機事。乃詔歡曰。乾邕與朕有盟。今乃反覆。歡聞。亦惡之。取乾前後啟論時事者封上。魏主召乾責之。遂賜死。弟敖曹及仲密名慎。以字行。俱奔晉陽。魏主既賜乾死。復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敕長樂太守龐蒼鷹。令殺敖曹。敖曹先聞其兄死。伏壯士執紹業于路。得敕書于袍領。遂奔晉陽。歡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遽使以白虎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仲密在光州。聞難。將奔梁。其屬曰。公家勳重。必不弟兄相及。乃微衣推鹿車。亦奔于歡。自是魏主與歡遂有隙。

夏四月。魏青州人耿翔殺其刺史降梁。梁以翔為刺史。

五月。魏下邳叛降于梁。

秋八月。魏以賀拔岳為雍州刺史。

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字長明。河間武垣人。詣晉陽。高歡與景

歡盟。約與岳爲兄弟。景還。言于岳曰。高歡奸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泰返。謂岳曰。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爲之備。圖歡不難。今費也頭。代北別部。後遂爲姓。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斛拔氏代北複姓。勝兵三千餘。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魏南方諸姓。有紇豆陵氏。各擁部衆。未有所屬。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收其士馬。以實吾衆。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功也。岳大悅。復遣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以岳爲都督二十州軍事雍州刺史。時彌俄突來降。岳以夏州邊地要重。欲求良刺史。衆舉宇文泰。岳曰。左丞

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累日。卒表用之。伊利。及貴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于岳。惟曹泥附歡

冬十二月。魏人侵梁雍州。

魏荊州刺史賀拔勝侵梁雍州。掠下迮戍。在襄陽縣西。扇動諸蠻。梁刺史廬陵王續字世訢。梁主第五子。屢為所敗。漢南震駭城邑多陷。于是沔北蕩為邱墟。

甲寅 梁中大通六年。魏永熙三年。東魏孝靜帝善見天平元年。是歲魏分為二。凡三國。春正月。魏高歡攻紇豆陵伊利。執之。

高歡使侯景招紇豆陵伊利。伊利不從。擊之于河西。擒之。遷其部落于河東。魏主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為國純臣。王忽伐之。豈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

魏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殺賀拔岳。魏以宇文泰統岳軍討悅誅之。遂以泰爲關西大都督。

初高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彊。右丞翟嵩曰。嵩能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嵩如關中。會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趙貴字元寶。天水南安人。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不聽。至是。岳召悅會于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與岳宴語。誘而斬之。還屯水洛城。在今平涼府莊浪縣東南。岳衆散走平涼。未有所屬。趙貴曰。今宇文夏州。英畧冠世。遠近歸心。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都督杜朔周。盛樂人。本姓赫連。其曾祖因避難。改姓杜氏。後宇文泰命復其舊姓。名之曰達。請輕騎告哀。且迎

之。遂馳至夏州。泰與將佐議去留。前大中大夫韓褒字宏業。頴川人。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衆欲暫留以觀變。泰曰。悅旣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因與諸將共盟討悅。輕騎赴平涼。旣至。哭岳哀慟。將士悲喜。先是。高歡使侯景招撫岳衆。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惟人所射。遂還。及泰至平涼。歡復使景與張華原。王基。勞泰。泰不受。欲刼留之。華原不屈。乃遣之。基還。言泰雄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岳。侯莫陳悅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王基。太安人。魏主遣元毗慰勞岳軍。召還洛陽。并召侯莫陳悅。悅附高歡。不肯應召。泰因毗上表。言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上谷昌平人。等。令臣權掌軍事。今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

卒多西人。顧戀鄉邑。乞少停緩。徐就東引。魏主乃以泰為大都督。即統岳軍。岳之死也。都督李虎奔荊州。說賀拔勝使收岳衆。勝不從而還。為歡別將所獲。送洛陽。魏主方謀取關中。得虎甚喜。拜衛將軍。使就泰。李虎。西涼王歆之元孫。唐高祖之祖。泰與悅書曰。君黨附國賊。共危社稷。吾已發兵為賀拔公報讐。指日相見。泰引兵上隴。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水洛降。悅退保上邽。召南秦州刺史李弼。字景和。隴西成紀人。與之拒泰。弼舉城降。悅兵潰。縊死。泰入上邽。散府庫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剖賜將士。初。魏之亂也。故氐王楊紹先。逃歸武興。復稱王。氐。羌。吐谷渾。所在蜂起。泰令李弼鎮原州。拔也惡蚝鎮南秦州。可朱渾元鎮渭州。趙貴行秦州事。徵豳。涇。東秦。岐之粟。給軍。紹先懼。遂稱藩。送質。長史于謹言于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于羣凶。若陳公懇誠。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

暴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泰善之。拔也代北複姓。惡蚝名。可朱渾代北三字姓。元字道元。遼東人。高

歡復遣使甘言厚幣以結泰。泰不受。封其書以聞魏主。

命泰引軍而東。泰使雍州刺史梁禦字善通。安定人。入據長安。

魏主以泰爲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

夏四月。癸丑朔。日食。

六月。魏高歡舉兵反。秋七月。魏主修奔長安。歡入洛陽。推清河王亶懌之子。承制決事。魏主以宇文泰爲大將軍尚書令。

侍中封隆之言于高歡曰。斛斯椿等。必搆禍亂。孫騰泄其言。椿白魏主。隆之及騰皆逃就歡。華山王鷙字孔雀。高涼王孤六世孫。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珍字安寶。中山上曲陽人。奪其管鑰。

燕州魏置今山西澤州府是刺史韓賢字普賢廣寧石門人濟州刺史蔡儁廣寧石門人歡黨也魏主皆罷之又增置勳府庶子騎官各數百人欲伐晉陽下詔戒嚴云欲伐梁發河南兵詣洛陽。魏主密詔歡曰。宇文黑獺賀拔勝有異志。故假南征潛爲之備。王宜近爲形援。歡表曰。臣今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又遣庫狄干等。自來違津渡。婁昭等討荆州。尉景等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處分。魏主知歡覺其變。乃止。歡軍。歡亦表云。臣爲嬖佞所間。一旦受疑。陛下若垂信赤心。願賜斟量。亟令廢出。魏主以源子恭守陽胡。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賈顯智爲濟州刺史。蔡儁不受代。魏主愈怒。乃爲敕賜歡曰。閒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無肅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馭。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此論自是王閒勳人。豈出佞臣之口。降之孫騰逃去不罪。王若盡誠。何不斬送。云西去而四道俱進。南渡洛陽。東臨江左。聞者寧能不疑。王若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拳而爭死。假令還爲王殺。幽辱虀粉。了無遺憾。來違津胡三省注。在平城之西。自此渡河。至夏州。陽胡。即陽壺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地。近河崤谷之北岸也。石濟注見前。王思

政言于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魏主深然之遣侍郎柳慶字更興河東解人見泰于高平泰請奉迎輿駕魏主復私謂慶曰朕欲向荆州何如慶曰關中形勝宇文泰才略可依荆州地非要害南逼梁寇臣愚未見其可時東郡太守裴俠帥兵詣洛思政問以西巡之計俠曰宇文泰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何如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禍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于魏主授左中郎將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初歡欲遷都于鄴魏主不可至是復謀遷都遣騎屯建興魏郡後改曰高都故城在今山西澤州府鳳臺縣益河東及濟州兵擁諸州和糴粟悉入鄴魏主又以敕喻歡令歸兵罷戍送相州之粟使蔡儁受代

邸珍出徐歡不奉詔魏主以廣寧太守任祥（字延敬廣寧人）兼僕射祥棄官走渡河據郡待歡魏主乃下制書數歡罪惡以宇文泰爲關西大行臺令遣騎奉迎歡遂勒兵南出以誅斛斯椿爲名以高敖曹爲前鋒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恒農七月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爲前驅陳于邙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渡河掩其勞弊魏主然之侍郎楊寬（字蒙仁華陰人）曰假兵于人恐生他變椿若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魏主敕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搆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

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即以趙貴自蒲坂濟。趣并州。遣李賢字賢和。隴西成紀人。將精騎一千赴洛陽。魏主使斛斯椿與潁川王斌之字子爽。安樂王鑒之弟。鎮虎牢。賈顯智鎮滑臺。顯智降于歡。歡引軍渡河。斌之與椿爭權。還紿魏主云。歡兵已至。魏主即召椿還。與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深之子。以五千騎宿于瀍西。衆知魏主將西。亡者過半。亶湛亦逃歸。將軍獨孤信魏諸部內入諸姓。有獨孤氏。信。雲中人。單騎追魏主。魏主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明日奔長安。歡遂入洛陽。遣婁昭高敖曹輕騎追魏主。不及。魏主糗漿乏絕。惟飲澗水。

至稠桑。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始解飢渴。稠桑。驛名。在今陝州靈寶縣西。即春秋桑田也。毛鴻賓。北地三原人。歡集百官。責以處不諫諍。出不陪從之罪。殺僕射辛雄以下數人。推清河王亶為大司馬。承制決事。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奉迎魏主。循河西上。謂禦等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魏主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魏主。謁見于東陽驛。在今西安府渭南縣東。以近東陽谷故名。魏主遂入長安。以泰為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毛遐字鴻遠。鴻賓兄。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為之。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梁主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足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慚曰。彼亦應天

齊景行善政而熒惑還。宋公應德言而舍徙。彼侯國尚

能以修省感禨祥剏梁主固儼然南朝主乎顧乃跣足下殿如術士厭禳醜態且聞魏奔而謾語解嘲陋已甚矣

象耶。

魏高歡屯華陰，使侯景取荊州，賀拔勝奔梁。

高歡自追迎魏主至恒農，遂攻潼關，克之，進屯華陰。賀拔勝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淅陽，魏郡，隋改曰內鄉，今爲縣，屬河南南陽府。聞歡已屯華陰，遂還。先是，魏主將發洛陽，召勝赴行在所。勝以問掾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死生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引關中，中策也。舉三荊之地，庇身于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達。及是，勝將還，行臺左丞崔士謙曰：今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于行在，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戮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盧柔，字子剛，范陽涿人。崔士謙，安平人，辯之孫。三荊，魏置荊州于穰，注見前。又置南荊州于安昌，今汝寧府確山縣是。又置東荊州于比陽，今南陽府泌陽縣是。馮智舒以三荊爲三楚，非是。歡自發晉陽，及至華陰，凡四十啟魏主，皆不報，乃東還，遣侯景

向荊州遇勝景逆擊之勝敗奔梁

冬十月魏高歡立清河世子善見於洛陽是爲東魏孝靜帝歡還洛陽又遣僧道榮奉表于魏主魏主亦不答歡乃集百寮沙門耆老議所推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稱警蹕歡醜之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不自安南走歡追還之善見即位時年十一魏於是始分爲二考魏自孝武西奔于是有東魏西魏之稱綱目于在西者提綱仍書魏以魏統相承也惟高歡所立乃加東字以別今依之

魏以宇文泰爲大丞相

泰攻潼關斬高歡守將薛瑜還長安進位大丞相

十一月東魏遷于鄴

高歡以魏主孝武帝既西恐逼近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

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書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歡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以僕射司馬子如高隆之侍中高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改相州刺史爲司州牧。魏郡太守爲魏尹。時童謠云。可憐青雀子。飛去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謂魏主清河王。鸚鵡謂歡也。

閏十二月。魏宇文泰進毒弒其君修。

魏主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同產也。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遂與泰有隙。閏十二月。魏主在逍遙園宴。阿至羅使夜還。飲酒遇酖而殂。殯於佛寺。諡曰孝武。十年乃葬。諫議大夫宋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口者數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

魏都督獨孤信克荊州東魏人襲之信奔梁

東魏既取荊州魏以獨孤信爲刺史招懷之東魏遣恒農太守田八能拒信于淅陽又遣都督張齊民出信後信謂其衆曰今士卒不滿千人首尾受敵若還擊齊民士民謂我退走必來邀我不如進擊八能破之齊民自潰矣遂擊破八能乘勝襲穰城東魏刺史辛纂出戰大敗還趣城門未及闔信前驅武川楊忠（本華陰人家于武川隋文帝之父也）叱門者曰大軍已至爾等求生何不避走門者皆散忠帥衆入城斬纂以徇城中懾服信分兵定三荊居半歲東魏高敖曹侯景將兵奄至城下信兵少不敵與楊忠皆奔梁

乙卯梁大同元年，魏文帝寶炬大統元年，東魏天平二年。**春正月朔，魏宇文泰立南陽王寶炬。**是為文帝。

魏宇文泰與羣臣議所立，多舉廣平王贊。孝武帝之兄子。濮陽王順，常山王素之孫。垂涕謂泰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為。廣平幼沖，不如立長君而奉之。」泰乃立南陽王寶炬，即位于城西，大赦改元。

魏宇文泰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安定公。

魏以泰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王。泰固讓王爵及錄尚書，魏主許之，乃改封安定公。

魏立后乙弗氏。其先吐谷渾渠帥，歸魏，為洛陽人。

后仁恕節儉，不妒忌，魏主重之。

東魏高歡擊稽胡。即步落稽。斬劉蠡升。

初魏孝昌中。稽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居雲陽谷。在今朔平府左雲縣。明于此置雲陽堡。邊境歲被其寇。謂之胡荒。至是歡襲擊。大破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降。

東魏高歡自爲相國。假黃鉞。加殊禮。復辭不受。

魏行新制二十四條。

魏宇文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爲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

魏宇文泰以蘇綽字令綽。武功人。爲行臺左丞

綽先爲行臺郎中。宇文泰未深知之。然諸曹疑事。皆詢于綽而後定。臺中咸稱其能。已而泰與僕射周惠達論

事。惠達不能對。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爲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才。乃擢綽爲著作郎。會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漁。行至漢故倉池。在西安府長安故城內。水經注。池在未央宮西。顧問左右。莫有知者。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泰與並馬而還。留至夜。問以政事。臥而聽之。綽指陳爲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眞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課役之大數。戶籍戶口之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

夏五月魏宇文泰自加柱國。

初魏敬宗始置柱國大將軍以寵爾朱榮位在丞相上。榮敗後此官遂廢。至是泰復爲之。自大統十六年以前加柱國者泰及李虎元欣李弼獨孤信趙貴于謹侯莫陳崇凡八人時稱八柱國家。元欣字慶樂。廣陵王羽之子。六統中紹封侯莫陳崇。字尚樂武川人。

魏閤內都督趙剛。字僧慶洛陽人。以東荊州歸于魏。

先是趙剛以東荊州兵西赴關中。魏孝武帝之在洛陽也剛奉密敕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入援。兵未及發而孝武入關景昭集文武議所從。司馬馮道和請待北方處分剛抽刀投地謂景昭曰。公若欲爲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遂帥衆而西會高歡還侯景向荊州。州民楊祖歡起兵應景。邀剛于路。刺史馮景昭戰敗。剛沒蠻中。至是剛自蠻中。往見東魏東荊州刺史

獨斬亂絲見得不治之治較改弦更張語更明快其識慮誠有過人處

李悊。趙郡人勸令附魏。悊從之。剛由是得至長安。宇文泰以爲光祿大夫。剛說泰召賀拔勝獨孤信等于梁。泰使剛往請之。勝與信等在梁。梁主待之甚厚。剛再至魏興。因梁梁州刺史杜懷瑤。移書建康。梁主禮送勝等還魏。勝懷梁主恩。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信與楊忠至長安。宇文泰愛忠之勇。留置帳下。

冬。十一月。梁侍中徐勉卒。

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賢相者稱范徐云。

東魏封高洋歡次子。即北齊文宣帝。爲太原公。

洋內明決而外如不慧。衆皆嗤鄙之。獨歡異之。謂長史薛琡字曇珍。曰。此兒識慮過吾。洋幼時。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當斬。又各配兵四出。使人帥甲騎僞攻之。兄澄等皆怖撓。洋獨勒衆與格。攻者免冑言情。猶

擒以獻。

丙辰 梁大同二年。魏大統二年。東魏天平三年。春正月。東魏高歡襲魏夏州。注見前。取之。魏靈凉州靈州魏孝昌中置。今屬甘肅寧夏府。凉州注見前。亦叛附於歡。

高歡帥庫狄干等萬騎襲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矟為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字德連。代人。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以歸。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凉州刺史劉豐字豐生。普樂人。復叛降東魏。魏人圍之。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歡命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魏師之後。魏師退。歡迎泥及豐。拔其遺戶五千以歸。

二月。東魏高歡遣其世子澄入鄴輔政。東魏以為尚書令

子如諭婁妃得免附高澄而反其通父妾之罪則大謬正理史稱父子夫婦復如初蓋嘉其善處人人倫而不知實傷人倫大義矣

京畿大都督。

東魏渤海世子澄年十五。入鄴輔政。用法嚴峻。事無凝滯。中外震肅。引崔暹爲左丞。親任之。初。澄通于歡妾。一婢告之。歡杖澄而幽之。婁妃亦隔絶不得見。歡納魏敬宗之后爾朱氏。有寵。生子浟。欲立之。澄求救于司馬子如。子如入見。僞爲不知者。請見婁妃。歡告其故。子如曰。妃是王結髮婦。王在懷朔被杖。背無完皮。妃晝夜供侍。同走并州。然馬矢自作靴。恩義何可忘也。且婁領軍之勳。何宜搖動。一女子如草芥。況婢言不足信邪。歡因使子如更鞫之。子如盡反其辭。乃啟歡曰。果虛言也。歡大悅。父子夫婦復如初。

東魏高歡以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爲功曹。

高季式薦元康于高歡。曰是能夜中闇書。謂能闇中書字。快吏也。歡召之。一見即授功曹。掌機密。時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與功曹趙彥深。名隱。以字行。南陽宛人。同知機密。而元康

弘景知時不可爲自託方外雖勝夷甫平叔一格然究其節概不過與唐武攸緒同肯項耳胡寅責其無一言以格帝心殊非苛論

性柔謹。歡甚親之。曰。此人。天賜我也。

三月。梁處士陶弘景卒。字通明。丹陽秣陵人。

弘景博學。好養生。仕齊爲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即句曲山。在今江寧府句容縣南。漢茅盈。與其弟衷。固來此。世號三茅君。因以名山。梁主早與之遊。及即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大議。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及是卒。謚貞白先生。弘景將殁。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論元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夷甫。晉王衍字。平叔。晉何晏字。

夏四月。梁以江子四濟陽考城人。爲右丞。

子四上封事。極言得失。梁主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子四所言。尚書時加檢

括速以啟聞

秋九月東魏行臺侯景侵梁梁陳慶之擊破之冬十二月

東魏及梁平魏大饑

人相食死者什七八

丁巳梁大同三年魏大統三年東魏天平四年春正月東魏高歡侵魏魏宇文泰擊破之殺其將竇泰歡別將襲魏洛州此魏太和中所置之洛州治上洛今陝西商州是執其刺史泉企字思道上洛豐陽人

初魏主下詔數高歡二十罪歡亦移檄謂宇文泰斛斯椿為逆徒至是歡遣司徒高敖曹攻上洛大都督竇泰攻潼關而自將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魏宇文泰出軍廣陽魏縣屬馮翊郡故城在今西安府臨潼縣謂諸將曰賊掎吾三面作

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泰屢勝而驕。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不如分兵禦之。宇文泰曰。賊雖作橋。未能徑渡。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竇泰猝聞軍至。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先是。宇文泰還長安。問計于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擒泰。則歡勢自阻。回師擊之。可以決勝。宇文泰曰。是吾心也。遂從之。宇文深。字奴干。小關在潼關左。今曰禁峪口。高歡撤浮橋而退。敖曹自商山轉戰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杜窋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殺岳及猛略。窋走歸敖曹。敖曹以為鄉導而攻

兩國相持爭以應對敏捷相誇尚則所謂俊乂者率可知矣幸而地醜德齊苟延歲月過有能爲之主取之如反掌耳

之。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仲遵傷目。城遂陷。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以杜窋爲洛州刺史。欲遂入藍田關。聞竇泰軍没而還。敖曹以企及元禮自隨。企私戒二子曰。吾餘生無幾。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吾故。遂虧臣節。元禮逃還。與仲遵陰結豪右。襲窋殺之。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企尋卒于鄴。

夏六月。東魏遣使如梁。

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字虔和。平之孫。聘于梁。梁主與語。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言北間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邪。是時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誇。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每梁使至鄴。鄴下爲之傾動。宴日。高澄常使左右覘之。一言制勝。澄爲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

秋八月。梁修長干塔。今江寧府城南有大報恩寺。塔高百餘丈。即古長干寺塔也。宋明皆重修。

寺前大道。即古長干里。

梁主修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爪髮舍利。魏書釋老志。釋迦佛既謝世。香木焚尸。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燋。或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置寶瓶。募建宮宇。謂爲塔。塔。猶言宗廟也。于後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于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幸寺。設無礙食。大赦。

閏九月。梁以武陵王紀字世詢。梁主第八子。爲益州刺史。紀以道遠固辭。梁主曰。天下方亂。唯益州可免。故以處汝。汝其勉之。

東魏高歡侵魏。冬十月。魏宇文泰迎戰渭曲。渭水之曲。在今陝西同州府大荔縣東南。大敗之。

高歡將兵二十萬趣蒲津。關名。在同州府朝邑縣東。即古臨晉關也。今曰大慶關。

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宇文泰所將不滿萬人屯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敖曹遂圍恒農歡引兵自蒲津濟河涉洛此北洛也注見前軍于許原西先是長史薛琡言于歡曰西人連年饑饉故冒死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民自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玆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歡不從及濟河至馮翊謂魏刺史王羆曰何不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止許原即商原在大荔縣北水經注洛水逕商原西俗謂許原也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人情大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于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十月至沙苑在今大荔縣東與朝邑縣接界地宜畜牧唐于此置監

距東魏軍六十里時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曰歡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竇泰愎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須昌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　達奚武字成興代人

歡聞泰至引兵會之李弼謂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趙貴爲左右拒命將士皆掩戈于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絶遂大破之歡欲收兵更戰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歡乃馳去夜渡河喪甲士八萬人鎧仗十八萬泰追至河上選留甲士二

萬餘人。餘悉縱歸。李穆（字顯慶，賢之弟。）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于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于歡曰：黑獺驟勝而驕，必不為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

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高敖曹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

魏宇文泰伐東魏。東魏秦州（魏置秦州于河東郡。今山西蒲州府是。）降。泰遂略定汾、絳。（二州名。汾，東魏之南汾州，治定陽，今山西吉州是。絳，魏曰東雍州，後周更名，今山西絳州是。）進取洛陽、豫州（此魏之北豫州，治虎牢。今開封府汜水縣是。）潁、梁、廣、陽等州。（魏潁州治潁陰，今河南許州是。梁州治大梁，今河南開封府是。廣州治魯陽，今汝州魯山縣是。陽州治宜陽，今河南府宜陽縣是。）皆降。

魏遣行臺王季海與獨孤信趣洛陽，李顯趣三荊，賀拔勝、李弼圍蒲坂。東魏秦州別駕薛善（字仲良，汾陰人，聰弟子。）開門

薛善斬關納師而崇禮之爲歡固守者相去奚啻霄壤且知歸順爲臣子常節堅辭五等之封在濁世尤爲僅見。

納魏軍。刺史薛崇禮善兄。族棄城走追獲之。宇文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先是崇禮固守蒲坂善謂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爲歡守。一旦城陷送首長安、署爲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欵。猶爲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以納魏師。及泰既定汾絳。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俱叨封邑。與其弟愼固辭不受。薛愼字佛護。獨孤信至新安。漢縣魏置郡。今爲縣屬河南府。高敖曹引兵北渡河。信逼洛陽。洛州東魏改司州爲洛州。今河南府是。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潁州長史賀若統魏內入諸姓有賀若氏。統代人。舉城降魏。梁州。滎陽。廣州皆降。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攻潁川。宇文泰使大都督宇文貴字永貴。夏州人。救之。諸將咸以爲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彼謂吾兵少。必不敢進。今進據潁川。出其不意。破之必矣。

遂疾趨據潁川背城爲陳以待其至合戰大破之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之乘勝追擊又大敗之東魏將是云寶。是云代北複姓。殺其陽州刺史以降魏都督韋孝寛名叔裕以字行京兆杜陵人。攻豫州拔之于是東魏河南諸州多入于魏。明年二月東魏遣賀拔仁侯景復取南汾潁豫廣四州。賀拔仁字天惠善無人。

戊午 梁大同四年。魏大統四年。東魏元象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食。

二月魏廢其后乙弗氏立柔然女郁久閭氏爲后。

初柔然頭兵可汗事魏盡禮永安以後不復稱臣得魏淳于覃親寵任事使典文翰及是數爲邊患魏宇文泰欲結婚以撫之言于魏主以乙弗后爲尼使扶風王孚迎頭兵女爲后頭兵遂留東魏使者而送后于魏柔然營幕

戶席皆東向。孚請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主。固柔然女也。魏仗南面。我自東向。

秋。八月。東魏遣兵圍金墉。魏宇文泰救之。斬其將高敖曹。復戰不利。引還。

東魏遣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于金墉。高歡帥大軍繼之。魏主與宇文泰俱東。李弼達奚武帥千騎爲前驅。至穀城。漢縣。晉省。故城在今洛陽縣。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莫多婁貸文莫多婁代北三字姓。貸文。太安狄那人。請擊之。進遇李弼。敗死。泰進軍瀍東。景等夜解圍去。泰帥輕騎追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屬邙山。與泰合戰。泰馬驚逸。墮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以策扶泰。罵曰。籠東軍士。爾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捨之。穆因以馬授泰。與俱逸。魏軍復振。籠東。摧敗披靡之貌。見楊倞荀子注。泰擊東魏兵。大破之。高敖曹意輕泰。建

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
河陽南城。守將高永樂歡從祖兄子。與敖曹有怨。閉門不納。
追者斬之。高歡聞之。如喪肝膽。然是日置陳既大。首尾
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諸軍
戰不利。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本名儁。稚之子。守金
墉。王思政舉矟陷陳。被創悶絕。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
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將軍蔡祐下馬。帥左右十
餘人。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人圍之。祐彎弓持滿。四
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三十步。
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
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卻。祐徐引還。祐每
戰。常爲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
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敘。因以王思政爲東道
行臺。使鎮恒農。　蔡祐
高平人。承先其字也。
魏長安亂。宇文泰討平之。

魏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與周惠達等。輔魏太子欽。出次渭北。關中大擾。于是沙苑所俘東魏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師。魏主留止閿鄉。令泰討之。泰引兵西入長安。父老且悲且喜。士女咸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字菩薩。泰兄子。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渡渭與泰會。遂攻青雀。破之。

東魏高歡拔金墉。魏師走。范陽人起兵應魏。東魏擊平之

歡自晉陽將騎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崤不及。自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歡毀金墉而還。范陽盧仲禮及弟

景裕字仲儒同兄子起兵應魏。東魏都督賀拔仁擊仲禮等平
之。景裕本儒生。歡釋之。使教諸子。景裕講論精微。難者
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
容往復。無際可尋。性清靜。歷官屢有進退。無得失
之色。弊衣粗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是冬。
魏遣是云寶復襲洛陽。趙剛襲廣州。皆拔之。于是自襄
魏襄州治北南陽。今南陽府裕州是。廣以西城鎮復爲魏。

東魏禁擅立寺。

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避賦役。多爲僧尼。至二百
萬人。寺三萬餘區。至是始詔長吏擅立寺者。計庸用也
以枉法論。

魏取宜陽。行臺王思政城玉壁。在今山西絳州稷山縣南。後周于此置勳州。隋廢。
徙鎮之。

資勞以馭中材拔擢以優賢俊自是古今通議然澄雖議改停年仍不出妙選引致而已適足使標榜之進者得志何異揚湯止沸邪

東魏將段琛字懷寶。等據宜陽。遣牛道恒誘魏邊民。韋孝寬患之。乃詐為道恒與孝寬書。道歸款之意。使諜遺之琛營。琛果疑之。孝寬乘其猜阻。襲而擒之。崤澠遂清。

王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恒農徙鎮之。後高歡侵魏。入自汾絳。思政守玉壁以斷其道。歡圍之九日。遇大雪。士卒多死。乃解圍去。事在魏大統八年。

東魏改停年格。

東魏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皆引致門下。與之遊宴。

己未梁大同五年。魏大統五年。東魏興和元年。春正月。梁以何敬容字國禮。廬江人。為尚書令。

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簿領，日旰不休，爲俗所嗤。自徐勉、周捨旣卒，當權要者，外朝則敬容，內省則朱异。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爲已任。异文華敏洽，曲營世譽，善伺主意，爲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每休下，車馬塡門，惟王承、王稚及褚翔不往。王承，字安期，儁之孫。稚，承弟。褚翔，字世舉，淵之曾孫。

魏宇文泰置行臺學。

泰于行臺置學，令丞郎府佐旦治公務，晚就講習。

冬十月，魏置紙筆于陽武門以求言。

十一月，東魏行興光歷。

校書郎李業興上黨長子人所修也，行之。

梁分諸州爲五品。

於偏方制據中日事建州分郡甚至有名無地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孰甚乎此

朱异奏頃來置州稍廣而小大不倫請分為五品其位秩高卑參僚多少皆以是為差詔從之於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梁主方事征伐恢拓境宇北踰淮汝東距彭城西開牂牁南平俚洞建置州郡紛綸甚衆其下州皆異國降人有名無地職貢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餘州不知處所凡一百七州又邊境鎮戍雖領民不多欲重其將帥皆建為郡州郡雖多而戶口日耗矣

魏制禮樂

魏自西遷以來禮樂散逸文泰命僕射周惠達郎中唐瑾瑾字附璘北海平壽人損益舊章至是稍備

庚申 梁大同六年魏大統六年東魏興和二年 春二月柔然侵魏魏主殺其故后乙弗氏

柔然舉國南侵。時頗有言以后故興師者。魏主乃賜乙弗后自盡。柔然至夏州而退。未幾。郁久閭后亦遇疾殂。

夏閏五月丁丑朔。日食

冬十一月。吐谷渾遣使如東魏。

吐谷渾自莫折之亂。不通于魏。伏連籌卒。子夸呂立。始稱可汗。治伏俟城（在今青海西。隋于此置西海郡。）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是歲。始遣使假道柔然。聘于東魏。

辛酉（梁大同七年。魏大統七年。東魏興和三年。）秋七月。魏以宇文測（字澄鏡。深之兄。）為大都督。行汾州（此汾州。西魏置。治隰州。今山西隰州是。）事

測為政簡惠。得士民心。汾州地接東魏。東魏人數來寇抄。測禽獲之。解縛引見。待以客禮。并給糧餼。衛送出境

東魏人大慙不復爲寇。時有告測交通境外者宇文泰怒曰。測爲我安邊何得間我骨肉。命斬之。

九月魏省官員置屯田須六條。

宇文泰欲革時政爲强國富民之法度支尚書蘇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貳長并置田屯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一淸心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泰常置諸坐右令百司習誦之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既而又益新制十二條。

冬十月東魏頒麟趾格

東魏詔羣官于麟趾閣議定法制謂之麟趾格行之。

東魏大稔。

魏自喪亂以來，農商失業，六鎮之民就食齊晉，東西分裂，連年戰爭，公私困竭，民多餓死。高歡命諸州濱河皆置倉積穀，以供軍旅，備饑饉；又于傍海煮鹽，軍國饒贍。又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爲匹。至是東方連歲大稔，穀斛至九錢，山東之民稍復蘇息矣。臨淮王孝友言：令制百家爲族，二十五家爲閭，五家爲比。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復有蠶食，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請每閭止爲二比，計族省十二丁，資絹番兵所益甚多。事下尚書，寢不行。臨淮王孝友，彧之弟。資絹謂討貲輸絹，番兵謂番代爲兵也。

壬戌　梁大同八年，魏大統八年，東魏興和四年。春正月，梁安成注見前妖人作亂。三月，江州司馬王僧辯字君才，太原祁人。討平之。

安成望族劉敬躬以妖術惑衆，遂據郡反。時南方久不

習兵。人情擾駭。江州刺史湘東王繹。梁主第七子。即梁元帝。遣司馬王僧辯討斬之。僧辯該博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而志氣高遠。

秋。八月。東魏以侯景為河南大行臺。

冬。十二月。梁盧子略作亂。監西江。即漢牂牁江。注見前。督護高要漢縣。梁置郡。隋以後仍為縣。今為廣東肇慶府治。太守陳霸先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即陳高祖。討平之。陳霸先事始此。

先是。梁交州人李賁反。賁世為交阯豪右。仕不得志。又有并韶者。富于詞藻。詣選求官。尚書蔡撙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韶恥之。與賁俱還鄉里。會交州刺史武林侯諮以刻暴失眾心。二人因連結數州豪傑俱反。蔡撙字景節。廓之孫。武林侯諮字世恭。鄱陽王恢之子。梁主遣高州梁置。今為府。屬廣東。刺史孫冏。新州梁置。治新興。今肇慶府新興縣是。刺史盧子雄討之。時春瘴方起。眾潰而歸。武林侯諮奏冏及子雄通

賊逗留。皆賜死。於是子雄弟子畧。及杜僧明。字弘照。廣陵臨澤人。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等舉兵攻廣州。欲殺諮。時諮奔還廣州。監西江督護。蕭子顯曰。廣州統內。西南二江。川源深遠。別置督護專征討之任。高要太守陳霸先帥精甲三千救之。大破子畧等。擒僧明。文育。霸先以二人驍勇。釋之。以爲主帥。詔以霸先爲直閤將軍。霸先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既平盧子畧等。梁主遣畫工圖其容貌而觀之

癸亥 梁大同九年。魏大統九年。東魏武定元年。春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降魏。三月。魏宇文泰帥軍應之。及東魏高歡戰于邙山。大敗而還。

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陰謀外叛。高歡疑之。遣奚壽興典其軍事。仲密執之。以虎牢降魏。初。仲密爲御史中尉。取崔暹之妹。既

而棄之。由是與暹有隙。暹用御史。多其親黨。高澄奏合改選。仲密疑暹搆己。愈恨之。仲密後妻李氏艷而慧。澄見而悅之。李氏不從。以告仲密。仲密益怨。至是降魏。魏歡以事由崔暹。將殺之。高澄爲之固請。歡乃釋之。宇文泰帥諸軍應仲密。三月。圍河橋南城。高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瀍上。縱火船于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張亮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渡河。據邙山爲陳。數日。泰留輜重夜襲之。歡聞之。正陳以待。黎明。泰至東魏彭樂樂字興安定人。以數千騎衝魏軍。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虜泰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軍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言于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怒其失泰。捽其頭。連頓之。持刃將下者三。噤齘良

沙苑敗而歡不復西行邙山敗而泰亦不復東出分據之勢遂定于此然視三國人材則相去遠已

入樂曰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也乃赦之明日復戰泰爲中軍與右軍若干惠（若干代北複姓惠字惠保武川人）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走從者七人追兵至都督尉興慶（太安狄那人）拒戰矢盡而死東魏降者告泰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賀拔勝攻之勝執槊逐歡槊刃垂及段韶射勝馬斃之歡遂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左軍趙貴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遂遁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泰使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拒之初泰召王思政于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敗乃使守恒農思政入城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高歡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泰至恒農憚之引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泰亦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

夏四月東魏復取虎牢

宇文泰遣諜潛入虎牢令守將魏光固守侯景獲之改其書云宜速去縱諜入城光宵遁景獲高仲密妻子送鄴北豫洛二州復入于東魏（高歡以高乾有義勳高昂死王事皆爲之請免其從坐仲密妻李氏當死高澄納之）

冬十一月東魏築長城于肆州（注見前）西自馬陵（戍名在今山西忻州靜樂縣北）東至土墱（寨名在今代州崞縣西北）

甲子（梁大同十年魏大統十年東魏武定二年）春三月東魏以高澄爲大將軍領中書監

高歡多在晉陽委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以朝政鄴中謂之四貴權勢熏灼專恣驕貪歡欲損奪其權故

敬容既爲詹事不能正諫而有後言已失寮寀之義而又爲妾弟私屬其人何足齒哉

以澄領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文武賞罰皆稟于澄。孫騰見澄不肯盡敬澄叱左右牽下築以刀環立之門下歡謂羣公曰兒子浸長公宜避之於是公卿以下無不聳懼庫狄干澄姑之婿也自定州來謁立門外三日乃得見澄欲置腹心於東魏主左右擢崔季舒爲中書侍郎。崔季舒字叔正挺從子。

夏四月梁尚書令何敬容有罪免。

敬容復爲太子詹事太子頻于元圃自講老莊敬容謂人曰昔晉代喪亂頗由祖尚元虛使中原淪於讎敵今東宮復襲此江南亦將致寇乎至是坐爲妾弟書屬領軍免官。

秋七月魏更權衡度量頒新制。

魏更權衡度量命尚書蘇綽損益三十六條之制頒行

之搜簡賢才。爲牧守令長。皆依新制而遣焉。數年之間。百姓便之。

東魏以崔暹爲中尉。宋遊道爲左丞。

魏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在位多貪汚。高歡啟以宋遊道爲御史中尉。澄請以崔暹爲之。以遊道爲尚書左丞。謂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暹選畢義雲等爲御史。時稱得人。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于道。前驅爲赤棒所擊。澄回馬避之。尚書令司馬子如。太師咸陽王坦。貪黷無厭。暹彈之。削其官爵。其餘死黜者甚衆。歡與鄴下諸貴書曰。崔暹居憲臺。咸陽王司馬令。皆吾布衣之舊。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遊道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並鞭斥之。高隆之誣遊道有不臣之言。罪當死。黃門侍郎楊愔曰。畜狗求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遊道竟坐除名。畢義雲。衆敬之曾孫。咸陽王坦。禧之子。

通考以金山狀如兜鍪北俗呼爲突厥因以爲號云云金按兜鍪蒙古呼爲度古勒噶則馬端臨所稱初

冬十月東魏括戶均賦

東魏以喪亂之後戶口失實徭賦不均以孫騰高隆之爲括戶大使分行諸州得無籍之戶六十餘萬僑居者皆勒還本屬

乙丑 梁大同十一年魏大統十一年東魏武定三年 春三月魏遣使如突厥 劉友益曰突厥始見此

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 文獻通考突厥匈奴別種其先居西海之右爲鄰國所滅遺一兒且十歲刖足斷臂棄大澤中有牝狼哺肉食之得不死及長遂與狼交生十男其後各爲一姓阿史那其一也 世居金山 即今阿爾泰山在巴里坤西北境蒙古謂金爲阿爾坦泰即坦音之轉也 之陽爲柔然鐵工 通考金山狀如兜鍪北俗呼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 至其酋長土門始彊大頗侵魏西邊至是魏使至其國人皆喜

未會對音之義如漢書西域傳之剽竊失眞者多矣

曰大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與矣。

夏。六月。魏作大誥。

晉氏以來文章競爲浮華。魏宇文泰欲革其弊。命蘇綽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梁遣兵討交州賊李賁敗之。

賁自稱越帝。置百官。梁遣交州刺史楊瞟。天水西縣人公則之子。討之。以陳霸先爲司馬。瞟推霸先爲前鋒。賁敗奔嘉寧城。在今安南國。元和志。安南都護府峯州。治嘉寧縣。諸軍圍之。先是定州刺史蕭勃會瞟于西江。譎說瞟。瞟集諸將問計。霸先曰。定州偷安目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當死生以之。豈可逗撓不進。長寇沮衆乎。遂勒兵先發。至是軍至交州。賁衆數萬于蘇歷江口立城柵以拒霸先。霸先所向摧陷。定州。梁置。今廣西潯州府貴縣是。蘇歷江。今日來蘇江。在安南國交州府東北。蕭勃。吳平侯昺之子。明年。諸軍

克嘉寧賁奔典澈湖。胡三省江湖在新昌新昌即峯州也大造船艦。充塞湖中。衆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霸先謂諸將曰我師老而無援人人心痠若戰不捷豈望生全今藉其屢奔人情未固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故停留將事去矣將士皆莫應會江水夜暴起七丈。奔注湖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前。賁衆大潰。竄入屈獠洞中。屈獠斬賁。傳首建康。

梁散騎常侍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上書論事。詔詰責之。

琛啓陳四事。一曰牧守貪殘。略言今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哀削。更相呼擾。唯事徵斂。豈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驚困守宰。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因之重爲貪殘。雖年降復業之詔。日下蠲賦之恩。民不得反其居也。二曰風俗侈靡。略言。今牧守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然。爲吏致貲鉅億。罷歸不支數年。率皆盡于燕飲之物。歌謳之

司馬光于梁武詰責賀琛事謂護其所短矜其所長以爲護短則當矣若其所矜詡乃在不宰牲牢朝會菜蔬諸細節則實過于清淨使然焉足以訓於後哉至云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尤爲害理試思彼既自

具。所費等于邱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時所取之少。一何悖哉。其餘淫侈。日見滋甚。誠宜嚴爲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三曰斗筲競進**。略言。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于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筲之人。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唯務吹毛求疵。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幸之患矣。**四曰省事息費**。略言。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應內省職掌。各簡所部。有宜除除之。有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畜財而養民。**啓奏梁王大怒。召主書于前。口授敕書以責琛**。大指以爲。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關聽覽。卿不宜自同闒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不分別顯言。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使者漁獵邪。士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益增苛擾。若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我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皆以雇借成事。絕房室三十餘年。雕飾之物不入于宮。不飲酒。不好音。朝中曲宴。未嘗奏樂。三更出治事。日常一食。昔腰十圍。今二尺。爲誰爲之。救物故也。卿又欲禁百司奏事。詭競求

居人主國家而外營有私財舍是又從何取給而斤斤欲以此爭勝不自知其支離失據矣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非作也應福者福之應威者威之仍其自取耳然實不可偏廢若試帝則所謂徒作福而不作威而其作福也

進。偏聽生姦，獨任成亂，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為馬，又可法歟。治者鄙肆。何者宜除，何者宜減，何處興造非急，何處徵求可緩，各出其事，具奏以聞。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梁主為人孝慈恭儉，勤于政務，冬月視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一食。菜羹糲飯，身衣布衣，木棉皂帳。一冠三載，一衾二年。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嘗褰袒，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然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俗奢靡。故琛啓及之。梁主惡其觸實。故怒。梁主疏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為意，姦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年老又持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暮夜剽掠，梁主深知其弊，而溺于慈愛，不能禁也。

又貲私意願以參行慈愛爲植己之福馴致自戕殺人得復則掠其爲種禍亦仍式常受之

丙寅　梁中大同元年。魏大統十二年。東魏武定四年。春三月。梁主講佛書于同泰寺

夏四月。同泰浮圖災。復作之。

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四月。講解。是夕。浮圖災。梁主曰。此魔也。更宜廣爲法事。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乃止。

秋八月。梁以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

梁主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綸爲丹陽尹。湘東王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出綸爲南徐州刺史。

冬十月。梁以岳陽王詧爲雍州刺史。

梁主既捨詧兄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寵亞諸子。使

詧兄弟之懷不平乃武帝之內愧有以啟之也卒致子孫爭據陵夷以至于亡貽謀之道可不慎歟

洗為東揚州以慰其心會稽人物殷阜故使為之詧兄弟亦內懷不平至是詧以梁主衰老朝多秕政遂蓄財下士招募勇敢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梁業所基可圖大功乃克己為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

十一月東魏高歡侵魏圍玉壁不克而還

先是魏徙王思政為荊州刺史思政舉韋孝寬代為并州刺史守玉壁至是東魏高歡悉山東之衆侵魏至玉壁圍而攻之晝夜不息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于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又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孝寬縛木接樓以禦之歡鑿地為十道孝寬掘長塹邀之每穿至塹輒擒殺之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在地道內者亦皆焦爛歡以攻車撞城孝寬縫布為幔隨其所向懸空張之車不能壞歡又縛松麻于竿灌油加火以燒布焚樓孝寬作長鈎遥割之歡又于城四面穿地中施梁柱縱火燒

之。柱折城崩。孝寬隨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
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
之何。乃使祖珽說之使降。孝寬曰。孝寬關西男子。必不
為降將軍也。珽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斬孝寬者。拜太
尉。封郡公。孝寬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
斬高歡者準此。　祖珽字孝徵。瑩之子。東魏苦攻五十
日。士卒死者七萬人。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乃解圍去。
歡之自玉壁歸也。軍中訛言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
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自和之。哀感
流涕。　斛律金。敕勒部人也。故歡使作敕勒歌。其辭曰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
吹草低。
見牛羊。

魏度支尚書蘇綽卒。

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為己任。薦賢拔能。紀綱庶政。
宇文泰推心任之。綽嘗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
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

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謚。又乖夙昔相知之心。何爲而可。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泰與羣公步送之。酹酒言曰。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遽舍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落于手。

史臣曰。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于競逐之辰。修太平之禮于鼎峙之日。終能斲雕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埸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綽之力也。

只處不爲苦耀破屧臺城被圍遲徊不進卽後之刻檀背像亦不過爲收人心之計耳夫道神明其可欺乎魏徵以江陵覆陷乃上雖降鑒此焉假手理固有之事亦宜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四

南北朝

丁卯 梁太清元年。魏大統十三年。東魏武定五年。春正月。己亥朔。日食。

不盡如鉤。

梁以湘東王繹爲荆州刺史。

初。繹爲荆州。有微過。廬陵王續代之。以狀聞。至是續卒。繹聞之喜。入閤而躍。屧爲之破。梁主復以繹刺荆州。

東魏大丞相勃海王高歡卒。綱目于高歡。宇文泰之卒。俱具官爵。與曹操司馬懿同例。今依之。

先是。高歡病。使太原公洋鎮鄴。而徵世子澄赴晉陽。至是病篤。謂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

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馭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斛律金。並性遒直。終不負汝。堪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軍旅大事。宜共籌之。遂卒。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馭軍嚴肅。聽斷明察。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及卒。澄秘不發喪。惟行臺丞陳元康知之。

東魏大行臺侯景。以河南降魏。二月。景復以河南叛附於梁。梁封景為河南王。遣兵援之。

景聞歡病篤。用其行臺郎王偉潁川人。計。擁兵自固。歡卒。遂以河南降魏。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筭。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嘗言于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景

高歡既預慮澄不能駕馭侯景且爲籌堪敵之人豈有書背微點忘而不告之理此足見史氏之妄文而鑿實

秋孫豹以夢啟豎牛之禍梁武帝以夢致侯景之亂乃至餓死亦復相類此不

素輕高澄嘗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矣及歡疾篤澄詐爲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爲詐所賜書背請加微點至是景得書無點辭不至遂叛 魏以景爲太傅大行臺景執豫襄廣州俱見前刺史潛遣兵襲西兗州魏置治定陶刺史邢子才掩捕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爲之備高澄遣韓軌字伯年太安狄那人督諸軍討之二月景又遣郎中丁和奉表于梁請舉河南十三州豫廣潁荊襄兗南兗濟東豫洛陽北荊北揚 魏北荊州治陸渾北揚州治項城餘注俱見前內附梁主召羣臣廷議僕射謝舉字言揚朏弟瀹之子等皆曰頃與魏和邊境無事不宜納其叛臣梁主曰機會難得豈宜膠柱先是正月乙卯梁主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旦見朱异告之异曰此宇內渾一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實以正月乙卯梁主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至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梁主

待朱异之慫恿而後成亂階諺所云癡人說夢可不謂大愚乎

意。對曰。今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願陛下無疑。梁主從之。

梁主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遣司州刺史羊鴉仁（字孝穆。泰山鉅平人。）督兗州桓和。仁州（梁置。治赤坎。故城在今鳳陽府靈壁縣。）湛海珍等。將兵三萬。趣懸瓠以應之。（平西諮議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三月。梁主復捨身于同泰寺。

梁主至是。三捨身矣。（羣臣奉贖。如大通故事。）

夏。四月。東魏高澄如鄴。

澄慮諸州有變。乃自出巡撫。因朝于鄴。東魏主與之宴。澄起舞。識者知其不終。

胡氏三省曰。昔周景王喪太子及后。以喪賓宴。叔向知其不終。今高澄喪父。死肉未寒。忘哀縱樂。尚爲有人心

乎

六月東魏遣兵討侯景魏遣兵救之徵景入朝景不受命

魏師乃還

東魏高澄遣將軍元柱等將兵數萬襲景大敗景以梁羊鴉仁等軍猶未至乃退保潁川東魏復遣韓軌等兵圍之景懼割東荊北兗（胡三省注當作北荊）魯陽長社四城賂魏以求救僕射于謹曰景姦詐難測未可遣兵荊州刺史王思政以爲不若因機進取即引兵自魯陽向陽翟宇文泰聞之遣太尉李弼儀同趙貴將兵赴潁川韓軌等聞魏師將至引兵還鄴景欲因會執弼與貴而奪其軍貴疑之不往欲誘景入營執之弼止之羊鴉仁遣兵至

汝水。弼等引兵還長安。王思政入據潁川。景引軍出屯懸瓠。復使乞兵于魏。宇文泰遣同軌西魏郡。齊廢。故城在今河南府永寧縣。防主韋法保名祐。以字行。京兆山北人。等。將兵助之。召景入朝。景因叛計未成。厚撫法保等。辭不赴。先是。左丞王悅言于泰曰。景既能背德于高氏。豈肯盡節于朝廷。今益之以兵。竊恐朝廷貽笑將來也。法保長史裴寬亦曰。侯景狡詐。必不肯入關。欲托款于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亦一時之功也。不爾。即應深爲之備。法保然之。遂辭還鎮。王思政亦覺其詐。分布諸軍。據景各州鎮。至是。景果辭不入朝。王悅。字衆喜。藍田人。泰召諸軍還。以思政都督河南諸軍事。景遂決意降梁。羊鴉仁遂入懸瓠。高澄以書諭景使還。許以豫州刺史。還其妻子。景不聽。

秋。七月。梁遣貞陽侯淵明字靖通。長沙王懿之子。督諸將侵東魏。

梁主下詔。大舉伐東魏。欲以鄱陽王範字世儀。忠烈王恢之子。爲

元帥。朱异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才。且陛下昔登北顧亭。在今鎮江府丹徒縣北固山上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今宜詳擇。梁主曰。會理字長才南康王績之子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遂以會理與貞陽侯淵明。分督諸將。會理庸懦驕倨。不禮淵明。淵明密告朱异。追還代之。

東魏高澄還晉陽。自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勃海王。

高澄將歸晉陽。以其弟洋為京畿大都督留鄴。遂歸發喪。東魏主贈歡相國齊王。備九錫殊禮。謚曰獻武以澄為大丞相督中外。錄尚書事。澄辭丞相。許之。澄虛葬歡于漳水之西而潛鑿鼓山石窟佛寺之旁為穴。納其柩而塞之。殺羣匠。及齊亡。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鼓山。在彰德府武

歡恣睢無忌特以篡奪尚非其時故假虛文掩人耳目在與澄之下狀大啼景之猶稱殿下同一僞狀史臣乃謂其自病逐君之醜可謂無識

安縣南寰宇記山有石鼓二鳴則兵起

東魏高澄入鄴幽其主于宮中殺侍講荀濟字子通潁川人等而還

東魏主多力善射好文學時人以爲有孝文風烈高澄深忌之使崔季舒察魏主動靜始高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魏主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每侍宴俛伏上壽魏主設法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承望顏色及澄當國倨傲特甚澄嘗侍宴舉大觴屬魏主魏主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爲澄怒罵使季舒拳毆魏主奮衣而出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侍講荀濟知魏主意乃與祠部郎中元瑾華山王大器鷙子之等謀誅澄于宮中作土山開地道向

荀濟果正士不當逃奔東魏獨其一死所謂鐵中錚錚者耳

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之以告澄澄勒兵入宮見魏主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魏主正色曰自古惟聞臣反君未聞君反臣必欲弒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啼謝罪居三日幽魏主于含章堂烹濟等于市遂還晉陽濟少居江東博學能文與梁主有布衣之舊知梁主有大志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于盾鼻上磨墨檄之梁主甚不平及即位或薦之梁主曰亂俗好反不可用也濟上書諫梁主崇信佛法塔寺奢費梁主大怒欲斬之朱异密告之濟逃奔東魏澄以為侍讀及敗下獄日自傷年紀摧頹功名不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澄欲宥其死親問之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反邪遂烹之

九月梁堰泗水攻東魏彭城冬十一月東魏行臺慕容紹宗擊敗之獲蕭淵明

梁主命侍中羊侃與淵明堰泗水于寒山在今徐州府銅山縣東南

以灌彭城。侯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掎角。東魏遣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為副。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乃以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景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邪。紹宗帥衆十萬。據橐駝峴。在銅山縣北。羊侃勸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紹宗至攻營。淵明醉不能起。諸將皆不敢出。兗州刺史胡貴孫獨帥麾下與戰。斬首二百。東魏兵敗走。初。景常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至是梁人不用景言

乘勝深入。東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爲信。擊破之。梁兵大敗。淵明貴孫皆爲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梁主聞之驚駭。幾欲墮牀。歎曰。吾得無復爲晉家乎。

高澄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略曰。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而離披不已。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奸。時堪乘便。終恐倔強不掉。狼戾難馴。横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彼梁主者。輕險有素。老耄及之。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災異降于上。怨讟興于下。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外奔中潰。今實其時。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杜弼字輔元。中山曲陽人。

十二月。梁立元貞魏故咸陽王禧之孫。爲咸陽王。

侯景遣王偉說梁主曰。高澄幽元善見于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

望則陛下有繼絕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梁主然之乃以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初貞父樹南奔已而北還被殺貞遂留梁資以兵力貞渡江即位儀衛以乘輿之副給之

侯景敗東魏兵于渦陽

慕容紹宗既敗淵明遂引軍擊侯景景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鳴鼓長驅而進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字明月金之子張恃顯復進軍渦水亦不利而還

戊辰梁太清二年魏大統十四年東魏武定六年春正月東魏慕容紹宗擊侯景景衆潰走襲據壽春南史作壽陽考壽陽本壽春晉更名魏復舊故南北朝二名每互稱梁

以爲南豫州牧。

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其衆曰。汝家屬已爲高澄所殺。衆信之。紹宗遙呼曰。汝家屬並完。若歸官勳如舊。景士卒不樂南渡。遂大潰。景與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景奔至壽春。紿梁監南豫州事韋黯。字務直。開門納之。遂據其城。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爲黯所不容。聞景敗將至。故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監州耳。王若至。黯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啟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遂行。夜至城下。黯授甲登陴。不納。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對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壽陽人徐思玉入說黯。黯不許。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閫外之略。若魏兵追至。河南王見殺。君豈得獨存。縱存。何

梁非亡于侯景實亡于朱异异始勸納景已潛種禍機旣復勸許東魏求成構成叛釁且更納其金而不通其啟于鄱陽卒搆亡之

顗以見朝廷邪。黯乃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詰責黯。將斬之。旣而撫手大笑。置酒極歡。梁朝聞景敗。咸以爲憂。詹事何敬容言于太子曰。得景遂死。深爲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景遣使以敗聞。乞自貶。梁主不許。以景爲南豫州牧。光祿大夫蕭介諫曰。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土未乾。仰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于我。陛下前者所以受之。正欲比屬國降胡。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旣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若猶待其歲暮之效。則彼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梁主歎其忠而不能用。蕭介字茂鏡。思話之孫。

二月。東魏求成于梁。

高澄數遺書求好于梁。梁主未之許。澄乃令蕭淵明奏啟于梁。先是。淵明至鄴。送于晉陽。高澄待之甚厚。至是。澄謂淵明曰。若梁主不忘舊好。諸人並即遣還。

告反又匿其奏并執來使是速景之反者异成景之亂者亦异也迄乎景已臨江猶謂必無渡江之志始終蒙蔽梁遂以亡此固姦邪誤國之尤而梁主甚受其毒獨何心哉

侯景家屬。亦當同遣。于是淵明遣人奉啟還梁。梁主與朝臣議之。朱异等皆以為便。司農卿傅岐字景平。北地靈州人獨曰。此高澄設間欲令侯景自疑而作亂耳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梁主亦厭用兵。乃許之。使還過壽陽。侯景知之。攝問具服。乃啟梁主曰。高澄忌賈在翟。惡會居秦。春秋晉靈公時。隋會在秦。賈季在翟。晉人患之。見左傳。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惟恐千載有穢良史。又致書于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啟。梁主遂遣使弔澄。景又啟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今陛下復與連和。使臣何地自處。梁主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景乃詐為鄴中書。求以淵明易景。梁主以朱异言復書

清輕之氣上浮而爲天萬古不易者也若浮圖氏所稱刼運則又謬悠而不可知仍此天地也安得有裂之理此蓋祖女媧煉石補天之奇說遇電雷之變史官好怪而甚其詞轉云如電若雷耳

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于是始爲反計。

夏。五月。梁遣散騎常侍徐陵字孝穆。摛之子。如東魏。

復修好也。

六月。天裂于西北。

長十丈。濶二丈。光出如電。其聲若雷。

秋。七月。庚寅朔。日食。

八月。梁侯景反壽春。梁主遣邵陵王綸督諸軍討之。

侯景聞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啟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貞懼。逃歸

梁主周耆景人已玩之股

建康。具以事聞。梁主不問。景知臨賀王正德屢以貪暴得罪。陰養死士。幸國家有變。乃遣徐思玉致牋曰。天子年尊。姦臣亂國。大王屬當儲貳。景雖不敏。實思自效。正德大喜。報之曰。僕爲其內。公爲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密啓景謀。朱异以爲必無此理。梁主乃報範曰。景孤危寄命。安能反乎。範復請自以合肥之衆討之。梁主不許。朱异謂其使曰。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耶。自是不復通範啓。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异曰。景何能爲。以使者付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憚。啓梁主乞控督江西。如不許。即帥甲騎向閩越。梁主遣使諭解之。合州。梁置。治合肥。

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名。驎驗皆吳郡人。石珍丹陽人。時謂之三蠹。异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爲時所疾。故景託以興兵。梁主聞景反。笑曰。是何

寔乃口出大言適以自愚
可謂不知分量者

能爲。吾折箠笞之耳。詔以鄱陽王範。封山侯正表。臨川王宏子。司州刺史柳仲禮。慶遠之孫。散騎常侍裴之高。字如山。邃兄子。爲四道都督。邵陵王綸持節。兼督衆軍以討景。

冬。十月。梁臨賀王正德叛。引侯景兵渡江。梁主命宣城王大器。字仁宗。太子綱長子。將軍羊侃督軍禦之。

侯景聞臺軍討已。問策于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爲所困。不如決志東向。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今宜卽進。乃詐稱出獵。十月。襲譙州。梁置。今江南滁州是。執刺史蕭泰。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說景速趨建康。景乃以鐵爲導。引兵臨江。梁主問策于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

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梁主以正德督諸軍。屯丹陽。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遂自橫江濟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梁朝始命戒嚴。景分兵襲姑孰。至慈湖。建康大駭。梁主悉以內外軍付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爲軍師將軍副之。是時。梁與四十七年。境內無事。賊至猝迫。公私駭震。軍旅指撝。一決于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

蕭正德引侯景圍梁臺城。十一月。景以正德稱帝。

景至朱雀桁南。太子猶未知正德之情。使守宣陽門。庾

信字子山。肩吾子。守朱雀門。欲開大桁以挫賊鋒。正德止之。俄而景至。信乃帥衆開桁。見景軍皆鐵面。遂棄軍走。正德之黨。復閉桁度景。正德帥衆迎之。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至是。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謠云。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綸西昌侯淵藻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石頭降景。景遣于子悅守之。列兵繞臺城。百道俱攻。羊侃隨機禦之。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為尖頂。石不能破。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侃子鷟為景所獲。執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十一月朔。正德卽帝位。以景

時郎計成藏侯景而諸王閱牆北魏壓境梁祚已難延一綫矣況區區陳昕若心求濟乃猶爲餡支狐疑僨事時勢尚何爲耶

爲丞相。景攻東府，三日克之，聲言梁主已死，雖城中亦以爲然。太子請梁主巡城。衆心粗安。先是景之濟江也，南津校尉江子一欲以舟師邀景，會其衆潰，子一奔還。梁主責之，子一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至是，與弟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徑前刺賊，從者不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冑赴賊死。臨川太守陳昕奉救守采石，未至而景濟，昕爲景所擒，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黨范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使殺王偉、宋子仙而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縋入城。梁主大喜，鐫銀券賜桃棒，許以封王。郎有景衆，太子恐其詐，召公卿會議，不卽開門。俄而桃棒事泄，景拉殺之。陳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逼使射書城中，言桃棒今入，西裹甲隨之。昕不肯，期以必死，景乃殺之。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陳昕，字君章，慶之之子。

梁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移檄遣兵赴援。

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

州刺史岳陽王詧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字仁恕。大器之弟。郢州刺史南平王恪字敬則。偉之子。等。發兵入援。繹自將銳卒三萬發江陵。先是。侯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為良。得朱异奴。以為儀同三司。使乘良馬。衣錦見于城下。仰詬异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矣。于是三日之中。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之。爭為之致死。至是异遺景書。為陳禍福。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曰。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

梁邵陵王綸還軍赴援。侯景擊之。大潰

邵陵王綸行至鍾離。聞侯景已渡采石。晝夜兼道。旋軍入援。遂率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景遣軍拒之。前譙州

刺史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在今江寧府上元縣東北。亦曰蔣山。吳孫權避祖諱更名。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旦營于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寶于石頭。具舟欲走。分兵攻綸。綸與戰。破之。景陳兵于覆舟山北。綸進軍元武湖。在上元縣北。亦曰後湖。相持不戰。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字德穎。長沙王懿之子。見景軍退。以爲走。卽與壯士逐之。景旋軍擊之。駿敗走。趣綸軍。景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奔朱方。景擒西豐公大春。主帥霍俊等。還至城下。使言曰。邵陵已爲亂兵所殺。俊獨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其背。俊辭色彌厲。正德殺之。時鄱陽王範將兵入援。軍于蔡洲。封山侯正表鎭鍾離。叛附侯景。景以爲郡王。正表乃于歐陽立柵。以斷援軍。帥衆欲襲廣陵。

廣陵令劉詢。以告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理使詢帥兵夜襲正表。破之。朱方。歐陽。注俱見前。西豐公大春。字仁經。大心之弟。封山侯正表。正德之弟。

梁將軍羊侃卒。

先是。侯景于臺城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亦起土山以應之。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羊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徐于內築城賊不能進。至是。侃以疾卒。城中益懼。已而景土山稍逼城中。右衛將軍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壓賊且盡。景乃棄土山。自焚其攻具。引元武湖水以灌城中。闕前皆為洪流。柳津。字元舉。仲禮之父。

梁散騎常侍韋粲。字長倩。放之子。及東西道都督裴之高柳仲禮等。各以兵入援。推仲禮為大都督。

梁主徵衡州刺史韋粲為散騎常侍。以歐陽頠。字靖世。長沙臨

湘人。臨州事。粲至廬陵。（漢縣。吳置郡。今仍為縣。為江西吉安府治。）聞亂。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渡江。內史劉孝儀（名潛。以字行。勔之孫。）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行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率步騎至橫江。粲即送糧仗。併散私財以賞其戰士。裴之高自張公洲。（即蔡洲。）遣船渡江。粲。仲禮。及羊鴉仁等。合軍屯新林。粲議推仲禮為大都督。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粲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楯。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為大都督。（景囚之高弟姪子孫。列于陣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即烹之。）

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不中。仲禮以晦夜入粲營。部分軍衆。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仲禮謂粲曰。青塘即青溪塘。青溪注見前。要地。非兄不可。乃令粲頓青塘。

己巳梁太清三年。魏大統十五年。東魏武定七年。春正月。侯景襲梁援軍。韋粲死之。柳仲禮擊景。敗之。

正月朔。柳仲禮徙營大桁。會大霧。韋粲軍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柵未合。侯景亟帥銳卒攻之。粲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直閤將軍劉叔允以舟師截其後。叔允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

馳往救之。與景戰。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溺死千餘人。仲禮稍將及景。賊將自後斫仲禮。中肩。景得免。自是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氣索。不復言戰矣。邵陵王綸復收散卒。自東道至。列營桁南。亦推柳仲禮爲大都督。

梁中領軍朱异死。

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慚憤而死。梁主痛惜。特贈僕射。初。侯景叛。傅岐以所聞責异。异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惜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及景圍臺城。梁主登南樓望賊。顧謂异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异流汗不能對。遂發病死。

梁北徐州刺史蕭正表。以州叛降東魏。

梁援軍擊侯景。天門前注見。太守樊文皎戰死。

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時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鳶載敕。因風放之。賊以爲厭勝射下之。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啓者。李朗請先受鞭。詐爲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諸軍渡淮。攻東府前柵。焚之。高州刺史李遷仕及樊文皎帥銳卒五千。獨進深入。所向摧靡。至菰首橋在青溪上東。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文皎戰死。遷仕遁還。仲禮神情傲狠。陵蔑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不見。由是與綸及諸將有隙。互相猜阻。莫有戰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纔過淮。即縱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止。二月。梁以侯景爲大丞相。與之盟。救止援軍。湘東王繹次于武城。武城在今湖北漢陽府黃陂縣。水經注武口水南至武城入江。即此。

狃閼許和勅止援軍是延賊入門又自絕其外救也梁武聵聵雖有和不如死之見而惑於簡文之請卒成和議所謂天奪其魄者耳

時援軍四集。王偉因勸景僞表求和。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取諸府藏錢帛。聚德陽堂。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爲薪。徹薦剉以飼馬。馬盡。士或煮鎧熏鼠捕雀而食之。屠馬于省殿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衆亦饑。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景甚患之。王偉請僞求和以緩其勢。運米入石頭。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景乃拜表求和。太子白梁主。請許之。梁主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梁主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復與之和乎。此特欲却援軍耳。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爲質。梁主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質于景。敕諸軍不得復進。詔以景爲大丞相豫州牧。設壇門外。遣

僕射王克（彧之曾孫。）與王偉等盟。既盟而景圍不解。專修鎧仗了無去志。（南康王會理等至馬卬洲。景請敕還南岸。太子從之。景又啟曰。永安侯確。直閣趙威方。頻隔柵見詬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召確及威方入。即當引路。梁主召確。確累辭不入。邵陵王綸泣謂確曰。圍城既久。聖主憂危。臣子之情。切于湯火。故且欲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確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其意可見。入城何益。綸大怒。欲斬之。確乃流涕入城。梁主常蔬食。至是蔬茹皆絕。乃食雞子。綸乃因使上雞子數百枚。馬卬洲在江寧府上元縣西北。永安侯確字仲正。邵陵王綸子。）湘東王繹軍于郢州之武城。與河東王譽（湘州刺史。軍青草湖。湖在今湖北岳州府巴陵縣西南。洞庭之南涘也。）桂陽王慥（字元貞。簡王融孫。為信州刺史。軍西峽口。梁信州。今四川夔州府是。西峽即西陵峽也。）皆託言四方援兵未集。淹留不進。（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常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之。會得梁主敕。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眾。未見賊而退。奈何。繹不

悅未幾因事殺之。雙六，古傳戲之
夔子宜雙行，夔宜得六，故名曰雙六。

三月侯景陷梁臺城自稱大都督錄尚書事邵陵王綸奔會稽柳仲禮等叛降景景廢蕭正德以爲大司馬已而殺之。

侯景既運東府米入石頭，援軍復不相統壹，王偉乃說景背盟，景遂啟陳梁主十失，梁主覽啟慚怒。三月朔，城內設壇告天地，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被圍既久，死者十八九，乘城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聚妓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于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仲禮父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爲何。仲禮亦不以爲意。梁主問策于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南康王會

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于東府城北約夜渡軍為景所敗于是景復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蒱飲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勛華白曇朗通鑑作熊曇朗今依南史侯景傳夜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卻乃排闥入啟梁主云城已陷梁主安臥不動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為念景入見于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梁主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為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侍衛皆驚散惟徐摛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侍側摛謂景曰當以禮見景乃拜退謂其黨曰吾常

跨鞍對陣。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于是悉撤兩宮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矯詔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詔命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諸將議之。邵陵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散。綸奔會稽。仲禮及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賊。軍士歎憤。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梁主。梁主不與言。見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景遣仲禮歸司州。僧辯歸竟陵。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

率衆揮刃欲入景先使其徒守門乃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為大司馬正德入見梁主拜且泣梁主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已而正德怨景賣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縊殺之

梁湘東王繹歸江陵殺桂陽王慥

初梁張纘（字伯緒弘策之子）為湘州刺史梁主以河東王譽代之徙纘代岳陽王詧刺雍州纘素恃才輕譽譽深銜之及至州留纘不遣纘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詧拒之纘與湘東王繹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鎮譽歸湘州信州刺史桂陽王慥留軍江陵欲待繹至拜謁乃還纘遺繹書曰河東欲襲

江陵岳陽共謀不逞。江陵軍士朱榮亦遣使告繹云。桂陽留此欲應譽詧。繹懼自蠻中步道馳歸江陵。因慥殺之。荆湘由是構隙。繹原資遣纘赴鎮。詧初不赴援。聞臺城已陷。遂執纘。纘後爲守門者所殺。

梁宣城吳興起兵拒侯景。

侯景遣董紹先至廣陵。南康王會理以州授之。遣于子悅略吳郡。太守袁君正子。昂之以郡降。紹先子悅所將皆羸兵數百。廣陵僚佐說會理殺紹先。發兵拒守。與魏連和。會理不能用。新城戍主戴僧遏勸君正閉關拒賊。賊乏食。立可饑死。君正亦不從。新城吳縣。晉以後因之。今屬浙江杭州府。景又遣來亮入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一名華。魏將大眼子。奔于梁。胡三省注。華讀作花。誘而斬之。景遣其將李賢明攻之。不克。御史中丞沈浚字叔源。武康人。避難東歸。與吳興太守張嵊字四山。稷之子。起兵討景。景號令所行。唯

吳郡以西南陵注見前。以北而已。後景攻宣城。自華力屈乃降。景以其北人。釋之。

東魏攻魏潁川。魏人擊之。殺其將慕容紹宗劉豐生

東魏高岳及慕容紹宗劉豐生等攻魏王思政于潁川。踰年不克。豐生建策堰洧水注見前以灌之。城多崩頹。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涌。懸釜而炊。宇文泰遣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阻水不得前。東魏人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紹宗豐生臨堰視之。暴風忽至。飄船向城。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二人俱死。

夏五月。梁主衍殂。太子綱立。

梁主為侯景所制。飲膳亦為裁節。憂憤成疾。口苦。索蜜

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景秘不發喪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既而發喪遂即位。立宣城王大器爲太子。是冬葬武帝于修陵。廟號高祖。初高祖之末。建康士民爭尚豪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及侯景亂。道路斷絕。人至相食。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貴戚豪族皆自出採稆。塡委溝壑。不可勝紀。

六月梁湘東王繹殺太常卿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

初侯景將使之遴授臨賀王正德璽綬。之遴剃髮僧服而逃之遴博學能文嘗爲湘東王繹長史。將歸江陵。行至夏口。繹素嫉其才。密送藥殺之。而自爲誌銘。厚其賻贈。

東魏高澄克潁川。以王思政歸魏師還。

東魏高岳旣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

頴川郡治。陳元康言于高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今頴川垂陷。願王自以為功。澄從之。自將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城中無鹽。攣腫死者什八九。水入城壞。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有損傷左右皆斬。王思政帥衆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惟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趙彦深執手申意。延而禮之。頴川既陷。宇文泰以侯景所獻諸城道路阻絕。令諸將拔軍還。高澄遇思政甚重。祭酒盧潛曰。思政不能死節。亦何足重。澄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潛度世之曾孫也。

梁湘東王繹自稱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承制。

梁永安侯確謀討侯景。不克而死。

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恨未得其便。卿還啟家王。勿以確為念。景與確遊鍾山。確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梁湘東王繹使其世子方等（字實相）攻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譽擊之。方等敗死。秋七月。繹復遣信州刺史鮑泉（字潤岳東海人）擊譽。

梁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驍勇得士心。湘東王繹將討侯景。遣使督其糧衆。譽不受令。繹世子方等請討之。方等所出。妃多失行。故方等亦無寵。侯景圍臺城。方等將兵入援。每戰親當矢石。以死節自任。及城陷。還江陵。收集

士馬。甚得衆和。繹始歎其能。繹乃以少子方矩字德規。代譽。使方等將兵送之至麻溪。在今長沙府長沙縣北。水經注。湘水又東合麻溪水口。即此。譽擊之。方等軍敗。溺死。方矩收餘衆還。先是繹以方等之能入告徐妃。妃不對。垂泣而退。繹怒。疏妃穢行。牓于大閤。方等見之。益懼。及方等敗死。繹無戚容。會寵妃王氏生子而卒。繹疑徐妃爲之。逼令自殺。妃赴井死。繹復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鮑泉擊譽。刻日就道。僧辯請申期。繹怒。斫之幾死。仍送獄。泉遂將兵獨行。

梁合州刺史鄱陽王範以州附于東魏。以乞師。

範聞臺城陷。戒嚴欲入。僚佐咸說之曰。今魏人已據壽陽。大王移足。則虜必窺合肥。範乃止。會高澄遣李伯穆逼合肥。範方謀討侯景。藉東魏爲援。乃以合州輸伯穆。

送二子于鄴以乞師。出屯濡須。以待上游之軍。久之不至。東魏亦不爲出師。範糧乏。進退無計。乃西軍樅陽。範遣信告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大心以湓城處之。既至。與大心相猜。大心築壘以備之。市糴不通。範衆無所得食。多餓死。範憤愧而卒。樅陽。湓城。注俱見前。

盜殺東魏大將軍高澄于鄴。

先是。高澄如鄴。封齊王。加殊禮。將佐請受之。陳元康以爲未可。至是。澄復詣鄴。澄謂濟陰王暉業曰。比讀何書。暉業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澄前獲梁衡州刺史蘭欽欽字休明。中昌魏人。子京。以爲膳奴。欽請贖之。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遂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會澄與陳元康楊愔崔季舒屏左右。謀受禪。京進食。寘刀盤下。殺之。愔季舒走匿。元康

以身蔽澄。亦被傷。是夕卒。初，澄以太原公洋次長，忌之。洋深自晦匿。每退朝，閉閣靜坐。雖對妻子，或竟日不言。及變起，洋聞之，神色不動，入討羣賊，斬而臠之。秘不發喪。勳貴以重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督護唐邕字道和，晉陽人。使部分將士，鎮遏四方，須臾而畢。東魏主聞澄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洋留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楊愔守鄴，入謁東魏主。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

九月，侯景陷吳興。梁太守張嵊、御史中丞沈浚死之。

景使侯子鑒寇吳興。吳興兵力寡弱。張嵊書生，不閑軍旅。或勸嵊效袁君正迎降。嵊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

君臣一旦覆之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戰敗遂俯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嵊曰吾荷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為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浚初景既背盟又復請和高祖遣浚詣景所浚見景無去志發憤責之景橫刀于膝瞋目叱之浚曰負恩亡義違棄詛盟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為以死相懼邪因徑去不顧景以其忠直捨之及是卒被殺

梁岳陽王詧攻江陵湘東王繹遣兵襲襄陽詧遁還繹使竟陵太守王僧辯攻湘州

鮑泉攻湘州河東王譽迎戰而敗退保長沙泉圍之岳陽王詧留叅軍蔡大寶字敬位濟陽考城人守襄陽帥衆伐江陵

以救湘州。湘東王繹大懼。時新興晉僑郡。隋改縣。曰安興。唐省。故城在今荊州府江陵縣。太守杜崱杜陵人。懷寶之子。在詧軍。繹與之有舊。密邀之。崱帥所部降。其兄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距城三十里。城中始覺。蔡大寶奉詧母登城拒戰。詧聞之。遁還。岸亦走。繹出王僧辯于獄。代鮑泉攻長沙。邵陵王綸致書于繹曰。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惟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貫。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搆。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于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魏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國家去矣。繹不從。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

冬十一月。梁湘東王繹遣兵攻襄陽。岳陽王詧乞師于魏。魏遣開府楊忠率師救之。

詧既與湘東王繹爲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于魏。請

爲附庸繹使柳仲禮鎭竟陵以圖詧詧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嶚（字道遠）爲質于魏宇文泰欲經畧江漢以楊忠都督三荆（注見前）諸軍鎭穰城仲禮帥衆趣襄陽泰遣忠及僕射長孫儉（本名慶明嵩五世孫）將兵擊仲禮以救詧

十二月侯景陷錢塘會稽執梁刺史南郡王大連（字仁靖大款之弟）

宋子仙陷錢塘乘勝渡浙江至會稽邵陵王綸奔鄱陽時會稽豐沃勝兵數萬糧仗山積東人懲侯景殘虐咸樂爲用而大連朝夕酣飲不恤軍士司馬留異（東陽長山人）凶狡殘暴爲衆所患大連悉以軍委之子仙至大連棄城走異以其衆降爲子仙鄉導追及大連執送建康大

連猶醉不之知。於是三吳（吳郡。吳興。會稽。是爲三吳。）盡沒于景。

梁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先是。梁廣州刺史元景仲（法僧之子。）謀應侯景。（景以景仲元氏之族。遣信許奉爲主。）陳霸先以兵討之。景仲敗死。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吳平侯景之子。）鎮廣州。勃以霸先監始興郡事。至是。霸先結郡中豪傑。將討景。遣杜僧明將二千人。頓于嶺上。勃遣人止之。霸先曰。京都覆沒。君辱臣死。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赴援。遣僕一軍。猶賢乎已。而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湘東王繹受節度。（霸先至大庾嶺。南康土豪蔡路養以兵拒之。其黨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無敢當者。霸先擊之。路養敗走。摩訶降。霸先遂進軍南康。湘東王繹承制。以霸先爲交州刺史。大庾嶺。南康。注俱見前。蕭摩訶。字元允。蘭陵人。）

東魏取梁司州。

先是。梁東徐、北青州。梁于下邳郡。置東徐州。又于東海懷仁縣。置南北二青州。下邳注見前。懷仁廢縣。在今海州贛榆縣。皆降于東魏。東魏遂取梁青州、即南青州及山陽郡。今淮安府是。已而又取淮陰。注見前。至是復取司州。于是東魏盡有淮南之地。

庚午 梁太宗簡文帝綱大寶元年。魏大統十六年。東魏武定八年。齊顯祖文宣帝高洋天保元年。是歲。東魏亡。齊代。春正月。東魏高洋自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封齊王。

梁邵陵王綸至江夏。自稱都督中外諸軍承制。

綸自鄱陽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至江夏。南平王恪以郢州讓之。亦不受。乃推

綸爲假黃鉞都督承制。

梁祖皓（暅之之子。）起兵廣陵。殺侯景將董紹先。二月。景陷廣陵。皓死之。

廣陵人來嶷（字德山。）說前太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耳。今欲糾帥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猶足爲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百餘人。襲廣陵。斬董紹先。馳檄遠近。推蕭勔（勃之弟。）爲刺史。景遣郭元建攻之。皓嬰城固守。未幾。城陷。皓被執。景車裂之。遂屠廣陵。嶷闔門皆被害。（一子逃免。後仕于陳。）

魏師進次石城。（注見前。）梁湘東王繹請盟。魏師還。

先是魏楊忠圍梁安陸柳仲禮馳還救之兵敗被執安陸竟陵皆降于忠于是漢東盡入于魏至是忠乘勝至石城欲進逼江陵梁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詧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停湕北湕一作建水今荊門州有建水亦曰建陽河繹請送質求和魏人許之乃盟而還

梁旱蝗

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草根木葉食之皆盡富室或衣羅綺懷金玉而死白骨成聚如邱隴焉

夏四月梁王僧辯克湘州殺河東王譽

初湘東世子方等之死湘州將周鐵虎陳書本傳不知何許人南史同功最多譽委遇甚重至是僧辯得鐵虎命烹之呼曰侯

景未滅。奈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而釋之。

梁湘東王繹移檄討侯景。

繹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匿之。至是。始發喪。刻檀爲高祖像。事之甚謹。動靜必咨焉。以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

五月。東魏高洋稱皇帝。廢東魏主善見爲中山王。東魏主在位十七年而亡。

東魏徐之才。丹陽人。宋景業。廣宗人。善圖讖。因高德政字士貞。勃海蓚人。勸齊王洋受魏禪。先是。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羖攊飛上天。藁然兩頭。于文爲高。河邊羖攊。爲水邊羊。齊王名也。于是之才等勸洋受禪。洋以告婁太妃。太妃曰。

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使德政如鄴。未還。郎擁兵而東。至平都城。召諸勳貴議之。莫敢對。長史杜弼曰。關西。國之勍敵。今若受禪。彼必挾天子。稱義兵而東。王何以待之乎。徐之才曰。彼亦欲爲王所爲。縱其屈彊。不過隨我稱帝耳。弼無以應。德政至鄴。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逆洋于遼陽。固言未可。洋遂還。居常不悅。景業復勸之。平都城。在今山西遼州和順縣。遼陽。今遼州是。洋乃發晉陽。

東魏進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洋至鄴。使侍中張亮等。見東魏主。逼以禪位。魏主斂容曰。推挹已久。今當遜避。乃下御座。步就東廊。詠後漢書獻帝贊。求入與六宮別。舉宮皆哭。直長趙道德以故犢車一乘。送出雲龍門。百僚拜辭。遂遷于北城。遣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位于

詧雖爲湘東所逼然舍宗邦而朝敵國卒致釁成骨肉廟社邱墟其罪實浮于繹矣作史者以其子孫仕唐顯貴遂多恕辭豈得爲哉筆直

齊。齊王洋卽皇帝位于南郊。封東魏主爲中山王。追尊獻武王。文襄王。皆爲皇帝。獻武廟號高祖。文襄廟號世宗。尊王太妃爲皇太后。降魏朝封爵有差。是月。齊主立趙郡李希宗女爲皇后。后子殷爲太子。

梁武陵王紀遣其世子圓照字明周將兵赴援。次于白帝。

時梁境唯荆。益所部尚完實。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受湘東王節度。繹授以信州刺史。令屯白帝。未許東下。

魏立蕭詧爲梁王。詧朝于魏。

魏人欲令岳陽王詧發哀嗣位。詧辭。乃遣使命詧爲梁王。建臺。置百官。詧遂入朝于魏。詧自是爲北朝附庸。

梁高州刺史李遷仕反。高涼後漢郡。梁爲高州治。故城在今肇慶府陽江縣。太守

馮寶妻冼氏討敗之

梁高涼太守馮寶。故北燕主弘之族也。初。北燕主弘奔高麗。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會。自業至孫融。世爲羅州刺史。融子寶爲高涼太守。新會。宋郡。隋改爲縣今屬廣州府。羅州。梁置。治石龍。故城在今高州府化州。娶高涼冼氏。氏多籌畧。善用兵。部衆皆服之。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寶欲往。冼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應召太守。此必欲詐君共反耳。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冼氏謂寶曰。平虜今與官軍相拒。勢不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君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以欲遣婦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蠻人以貨爲賧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

之。遷仕果不設備。冼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吳新都縣。宋改名。今爲州。隸江西。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冼氏與霸先會于贛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能平賊。宜厚資之。明年二月。霸先擊斬遷仕。進兵江州。湘東王繹以爲江州刺史。贛石。即今贛江之十八灘。灘多巨石。陳書高祖紀所云南康贛石是也。

秋。七月。侯景陷江州。及豫章。

初。東魏遣牒云洛牒云。代北複姓。洛。武川人。等。迎鄱陽世子嗣。字長允。使鎮皖城。未行。侯景遣任約將兵寇江州。洛等引去。嗣失援敗死。約遂略地至湓城。尋陽王大心出兵戰敗。遂以州降。鄱陽將侯瑱字伯玉。巴西人。據豫章。景遣于慶略地南至。瑱力屈亦降。景以瑱同姓。待之甚厚。質其妻子。遣隨慶徇蠡南彭蠡之南也。諸郡

齊定律始立九等戶（戶有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是爲九等）

齊主初立勵精爲治趙道德以事屬黎陽太守房超（清河人）超不發書棓殺其使齊主善之命守宰各設棓以誅屬請之使久之中郎宋軌奏曰若受使請賕猶致大戮身爲枉法何以加罪乃罷之尋詔僕射薛淑等取魏麟趾格討論損益以爲齊律簡練六坊之人每一人必當百人任也（保任）其臨陳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勇力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九月梁湘東王繹取郢州邵陵王綸奔齊昌（南齊郡今黃州府蘄州是）侯景兵襲之綸遂奔齊齊以爲梁王

邵陵書喻湘東執言尚正節西園涕泣亦頗自知慚心柳津乃以不忠不孝與仲禮並譏持論不無矯激然觀綸終于降齊苟免則畏首畏尾亦不過彼善於此而已

邵陵王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遣王僧辯鮑泉帥舟師襲之。至鸚鵡洲。在今武昌府江夏縣西南江中。綸遣其子礩將兵擊之。且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于繹。繹命進軍。綸乃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他。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交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于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出請戰。不從。綸與礩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其世子方諸字明智。爲刺史。綸與左右輕舟奔武昌。已稍收散卒。屯于齊昌。遣使請降于齊。齊以綸爲梁主。任約進寇西陽。注見前。武昌。綸引齊兵未至。移

營馬柵。在今黃州府黃岡縣北。距西陽八十里。任約聞之。遣叱羅通叱羅。代北複姓。通。名。等襲之。綸不爲備。策馬亡走至汝南。晉僑郡。故城在今武昌府江夏縣。水經注。晉咸和中。戶口南渡。因置斯郡。魏城主李素。綸故吏也。開城納之。任約遂據西陽武昌。綸在汝南。修城池。集士卒。將圖安陸。魏宇文泰遣楊忠攻拔汝南。執綸殺之。投屍江岸。岳陽王詧迎葬襄陽。

侯景自稱漢王。

景又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主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冬。十月。魏宇文泰伐齊。不戰而還。洛陽平陽皆降于齊。

泰以齊主稱帝伐之。自恒農爲橋濟河。至建州。此西魏僑置之州。今絳州絳縣是。齊主自將出頓東城。在今太原府太原縣汾水東。泰聞其

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會久雨。畜產皆死。乃還。于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皆入于齊。

梁寧州注見前。刺史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敗侯景兵于貝磯。水經注。江水東過邾縣南。又東逕貝磯。邾縣今黃州府黃岡縣是。

初。梁寧州刺史徐文盛募兵討侯景。湘東王繹使將兵東下、與任約遇。軍貝磯。任約逆戰。文盛大破之、進軍大舉口。舉水入江之口。舉水出黃州府麻城縣。今曰岐亭河。至黃岡入江。侯景以約守西陽。久不能進。自出屯晉熙。晉郡。唐改舒州。今安慶府是。

侯景殺南康王會理、武林侯諮。字世恭。鄱陽王範之子。

南康王會理以侯景既出。建康空虛。與柳敬禮仲禮之弟。西鄉侯勸、東鄉侯勔。皆吳平侯景之子。謀起兵誅王偉。建安侯賁、

隋唐府兵並祖宇文泰之制劉友益以爲得三代寓兵于農遺意然沿及開元天寶間調發遠征勾稽缺籍文成弊政矣故曰徒法不能以自行

正德弟正立之子。中宿世子子邕。中宿世子，中宿侯之世子。子邕，始興王憺之孫。以告偉。偉收會理等殺之。錢塘褚冕以會理故被搒掠千計，終無異言。會理屬冕謂之曰：卿雖忍死明我，我心實欲殺賊。冕竟不服，景乃宥之。梁主既立，景防衛甚嚴，唯武林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臥內，講論而已。及是，克、不害懼禍，稍自疎，諮獨不去。景惡之，使人殺之。封賁爲竟陵王，子邕爲隨王，賜姓侯氏。

魏初作府兵。胡三省曰：唐府兵本此。

魏宇文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凡受田之丁，歲輸粟，謂之租；隨鄉所出，輸絹、綾、絲、麻、布，無則輸銀，謂之調；用民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則折絹，謂之庸。既籍爲兵，則皆免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凡十

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

齊行天保歷。

宋景業所造也。

辛未 梁大寶二年。魏大統十七年。齊天保二年。春三月。魏主寶炬殂。太子欽立。是為廢帝。

齊以梁湘東王繹為梁相國承制。

閏月。梁徐文盛伐侯景。敗之。

文盛攻克武昌。任約告急。侯景自帥衆西上。以太子大器為質。留王偉居守。至西陽。與徐文盛夾江築壘。文盛擊破之。景遁還營。

夏四月。侯景陷梁郢州。執刺史蕭方諸。徐文盛奔江陵。

方諸年十五恃文盛在近不設備日以蒱酒爲樂侯景使宋子仙任約襲之入其城方諸迎拜鮑泉匿牀下擒以送景景因風便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直入江夏文盛衆懼而潰逃歸江陵

梁湘東王繹遣大都督王僧辯伐侯景次巴陵景攻之不克六月繹使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擊景敗之獲其將任約景遁還

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諸將東擊景至巴陵聞郢州陷因留戍之繹遣僧辯書曰賊旣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邱山名在今岳州府城內以逸待勞無不克矣繹又謂僚佐曰景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

小而固。僧辯可任。景攻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夏首。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在武昌江中。乃命徐嗣徽自岳陽。杜崱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守夏首。宋子仙為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于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僧辯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先是。巴州刺史王珣降景。至是景濟江。執珣至城下。使說其弟宜州刺史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慚。反欲陽誘。取弓射之。珣慚而退。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景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殺賊甚眾。景乃退。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軍飢疫。死傷大半。繹遣胡僧祐援巴陵。戒之曰。賊若水戰。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步戰。鼓棹就巴邱。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亦曰三湘浦。在巴陵縣北。景遣任約帥銳卒。據白塉。亭名。在岳州府華容縣西南。待

之。僧祐由他路西上。濟引兵至赤沙亭。（赤沙亭在華容縣南。）會信州刺史陸法和（北齊書本傳，不知何許人。）至。與之合軍。法和有異術。隱于百里洲。（在荊州府枝江縣東。）豫言多中。人莫能測。至是以任約向江陵。請行。旣至。與僧祐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溺甚衆。擒約送江陵。景焚營遁。約至。繹赦之。（繹復遣王僧辯引兵東下。至漢口。攻魯山。擒賊將支化仁。至郢州。四面攻之。宋子仙等困蹙。乞輸城而還。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將發。僧辯命杜龕帥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鼓譟奄進。水軍主宋遙帥樓船。暗江雲合。子仙走至白楊浦。大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送江陵。斬之。杜龕。崩兄子。暗江雲合。言船多如雲江爲之暗也。）

梁湘東王繹誘江安侯圓正。（王紀之子。字明允。）武陵執之。

江安侯圓正爲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衆。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爲平南將軍。及至。囚之。分其部

曲。使人告其罪。荊益之釁自此起。

秋。八月。侯景廢梁主綱。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棟。字元吉。安王歡之子

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易取。須定中原。然後為帝。後納溧陽公主。梁主之女。景甚愛之。妨於政事。王偉屢諫。景以告主。主怒。偉恐為所讒。因說景除梁主。及景自巴陵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偉因說以廢立。景從之。遣彭儁等帥兵入殿。廢梁主為晉安王。幽於永福省。殺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迎豫章王棟立之。已而景欲迎梁主復位。以棟為太孫。王偉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改耶。乃止。

冬十月。侯景弒梁主綱、

王偉說侯景弒梁主綱。以絕衆心。景從之。使偉與彭儁王修纂進酒。梁主知將殺己。盡醉而寢。儁進土囊。修纂坐其上而殂。

十一月。侯景廢梁主棟。自稱漢帝。

景即位於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呼譟而上。封梁主棟爲淮陰王。鎖于密室。景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

十二月。齊主洋弒中山王。

齊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妃太原公主恒爲之嘗飲食。護視之。至是。齊主飲公主酒。使人鴆王殺之。并

元韶勸齊主盡殺諸元不過張爲自全之計耳乃其身亦不免于幽死可爲爲法自斃者炯鑒

其三子。諡曰魏孝靜帝。葬于鄴西。後忽掘而投之漳水。

齊主殺美陽公元暉業。

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壻。寵遇異於諸元。美陽公元暉業。以位望隆重。志氣不倫。尤爲齊主所忌。嘗于宮門外。罵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負璽與人。何不擊碎之。謂漢元皇后投璽缺角。韶何故奉璽與齊。我出此言。知卽死。爾亦詎得幾時。齊主聞而殺之。齊主剃韶鬚髯。施粉黛。衣婦人衣。以自隨。曰我以彭城爲嬪御。久之。太史奏。當除舊布新。齊主問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誅諸元二十五家。韶幽於地牢而死。未幾。齊主盡滅元氏之族。唯元文遙等數家得免。元文遙。字德遠。魏常山王遵五世孫。

壬申 梁世祖孝元帝繹承聖元年。魏主欽元年。齊天保三年。

春正月。突厥土門襲柔然。殺頭兵可汗。自號伊利可汗。劉友益曰。突厥始稱可汗。

突厥土門襲擊柔然。大破之。頭兵可汗自殺。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爲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勤。別將兵者。皆謂之設。

二月。梁湘東王繹遣王僧辯陳霸先討侯景。

先是。王僧辯乘勝下湓城。陳霸先引兵來會。侯景將于慶。自鄱陽還豫章。侯瑱閉門拒之。慶走江州。及僧辯至。慶棄城走。湘東王繹命僧辯且頓尋陽。以俟諸軍之集。至是。繹始命僧辯督諸軍東發。舳艫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即贛水也。自南來注彭蠡。北入于江。故謂之南江。出湓口。會僧辯於白茅灣在九江府德化縣北。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

三月。梁王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景亡走吳。

王僧辯等至蕪湖。景聞之懼。侯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僧辯至。子鑒帥步騎挑戰。又以鵃舸（音鳥了。長船也。兩旁著棹。往來如飛。）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退。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徑出趣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僅以身免。（先是景戒子鑒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若步騎一交。必當可破。及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而臥。良久方起。曰。誤殺乃公。）僧辯督諸軍乘潮入淮。景塞淮口。緣淮作城。十餘里中。樓堞相接。僧辯問計于陳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度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敗我。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往。乃進于石頭西落星山（在上元縣東北。）築柵。僧辯進軍招

提寺北。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于西州（六朝時揚州治所。）之西。霸先命諸將分處置兵以分其勢。景衝官軍。官軍小縮。霸先遣將軍徐度（字孝節。安陸人。）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景兵却。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敗入柵。其將盧暉略以石頭降。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棄矟執刀。左右衝陳不動。衆遂大潰。景至闕下。不敢入臺。與其黨百餘騎。東走入吳。僧辯不戢軍士。剽掠居民。號泣滿道。是夜。軍士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輦輅無遺。明日。乃命侯瑱等帥精甲追景。王克等帥臺內舊臣。迎僧辯于道。僧辯問克璽綬何在。克良久曰。趙平原持去。僧辯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隧矣。（趙平原。景侍中趙思賢也。）僧辯迎太宗梓宮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上表勸進于湘東王。且迎都建

業不許。景黨侯子鑒等皆降齊。獲王偉。送建康。僧辯啟陳霸先鎮京口。

梁湘東王繹殺豫章王棟。

王僧辯之發江陵也。啟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何以為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為己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朱買臣。使為之所。及景敗。豫章王棟及二弟橋樛。相扶出于密室。逢杜崱于道。為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買臣呼之就船。並沈于水。

夏四月。梁武陵王紀稱帝于成都。

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巂。西通資陵。西域國。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

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有馬八千匹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繹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長史劉孝勝（孝儀之弟）等勸紀稱帝會內寢殿柱繞節生花紀以爲己瑞遂即帝位立子圓照爲太子司馬王僧略（僧辯之弟）參軍徐怦（勉從子）固諫不從（初臺城之圍怦勸紀速入援紀意不欲行內銜之會人告怦反紀謂曰以卿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紀乃盡誅之亦殺僧略永豐侯撝歎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基也今先殺之不亡何待永豐侯撝字智遐安成王秀之子）

侯景伏誅

侯瑱追及景於松江（今日吳淞江自太湖分流逕蘇州府之吳江長洲諸縣界至太倉州寶山縣合黃浦入海）進擊敗之斬彭儁等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將入海羊侃之子鵾爲景都督殺之送尸建康傳首

江陵。截其手送於齊。暴景尸于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溧陽公主亦預食焉。景五子在北。齊皆殺之。是月。始葬簡文帝。廟號曰太宗。

盜竊梁傳國璽。歸之於齊。

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思賢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送鄴。

梁以王僧辯為司徒。陳霸先為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賞平侯景之功也。

王偉等伏誅。

王僧辯送王偉等于江陵。偉于獄中上詩湘東王。愛其

王偉之罪雖寸磔不足以謝天下。纔始以愛其才而

欲宥之其決意誅之也乃激於湘東一目之語豈復知有大義者耶

才。欲宥之。有言于王者曰。偉作檄文甚佳。王求得之。見其有湘東一目之語。乃怒誅之。偉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赤縣所歸。上大怒。釘其舌於柱。剜腹臠肉而殺之。

梁以魯悉達字志通。扶風人。爲北江州梁置。治鹿城。注見前。刺史。

扶風晉僑郡。治筑口。在今襄陽府穀城縣。魯悉達糾合鄉人。以保新蔡。是爲南新蔡郡。晉置。故城在今黃州府黃梅縣。力田蓄穀。時江東饑亂。餓死者什八九。遺民攜老幼歸之。悉達分給糧廩。全濟甚衆。招集晉熙注見前。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字遍覽。將兵從王僧辯討侯景。故因而命之。

齊人侵梁。圍秦郡。梁置。今江寧府六合縣是。陳霸先擊敗之。

齊主遣潘樂郭元建。將兵圍秦郡。行臺辛術字懷哲。狄道人。諫

晉宋以來官人之弊不過采取門閥延攬浮華歷世相沿迄無變易史以循名責實參覈折度推辛術

曰朝廷與湘東王信使不絕陽平齊郡梁移置安宜故城在今揚州府寶應縣侯景之土取之可也今王僧辯已遣嚴超達守秦郡何得爭之且水潦方降不如班師不從陳霸先命徐度引兵助守齊衆七萬攻之甚急僧辯使杜崱救之霸先亦自歐陽來會與戰破之斬首萬餘級是時齊政煩賦重江北之民不樂屬齊廣陵僑人朱盛等聚黨謀襲殺齊刺史遣使求援霸先因進圍廣陵齊主使告霸先曰若釋圍必歸廣陵歷陽兩城霸先乃引還江北之民從濟江者萬餘口

齊以辛術爲吏部尚書

自魏遷鄴以來大選之職知名者數人互有得失高澄少年高朗所弊者疏袁叔德名聿修魏中書令翻之子沉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于浮華惟術性尚貞明

曾不知爾時紳士中名實才器克副其選者果誰耶則亦徒與山公啟事侈談標榜者同一無實濟耳

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劉鬱參軍。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最爲折衷

梁秦梁。刺史蕭循。南史作修。字世和。武林侯諮弟。封宜豐侯。以州降魏。已復歸於梁。

先是。魏將軍達奚武侵梁南鄭。梁秦二州刺史蕭循。遣參軍劉璠。字寶義。沛人。請救于武陵王紀。是時侯景方逼江陵。湘東王求援于魏。令循以南鄭輸魏。循不可。故魏伐之。紀遣潼州梁置。今四川綿州是。刺史楊乾運救之。至劍北。大劍山之北。乾運戰敗。璠被執。送長安。循守南鄭。武圍之。久不下。遣行臺左丞柳帶韋。字孝孫。河東人。入城說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保者民。今險不足固。援不可恃。民不可保。而宗國喪亂。社稷無主。欲誰爲去

贊爲忠乎。循乃降。于是劍北皆入于魏。循至長安。宇文泰待之甚厚。未幾。遣還江陵。循之降也。劉璠先已至魏。宇文泰遇之如舊交。泰許循南還。久而未遣。從容問璠曰。我于古誰比。對曰。璠常以公爲湯武。今日所見。曾桓文之不如。泰曰。何也。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于伐原。語未竟。泰撫掌曰。我解爾意。乃厚禮循而遣之。循以文武千家自隨。湘東王疑之。遣使覘察。命劫竊其財。循啟輸馬仗。王乃安之。

冬。十月。梁湘州刺史王琳下獄。其長史陸納入于湘州以叛。

琳本會稽兵家。其姊妹皆入湘東王宮。故琳少在王左右。琳好勇。傾身下士。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羣盜。從王僧辯平侯景。與杜龕功居第一。在建康恃寵縱暴。僧辯不能禁。乃密啟王。請誅琳。王以琳爲湘

州。琳自疑及禍、使長史陸納帥部曲赴州、身詣江陵、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之。相泣而別。至江陵。王下琳吏、以子方略代琳。以黃羅漢爲長史、使與太舟卿本梁都水使者、天監中改位列卿之末。張載至巴陵。據琳軍。載有寵于王、御下峻刻。荊人疾之如讎。至軍。陸納及士卒並哭。不受命。殺載。以羅漢清謹而免之。與諸將引兵襲據湘州。

十一月。梁主繹立。是爲元帝。

梁公卿藩鎮。數勸進于湘東王。王遂即位于江陵。是日。不升正殿。公卿陪位而已。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爲限。荊州界北盡武寧。西拒硤口。嶺南復爲蕭勃所據。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不盈三萬。武寧。晉郡。隋

廢。故城在今安陸府荊門州。

梁以蕭循為湘州刺史。陸納襲巴陵。循擊敗之。

梁主徵王僧辯等。與蕭循共討陸納。循軍巴陵以待之。頃之。納請降。求送妻子。循曰。此詐也。必將襲我。乃密為之備。納果夜以輕兵繼至。鼓譟。軍中皆驚。循坐胡牀。于壘門望之。略無懼色。徐部分將士擊之。獲其一艦。納退保長沙。